



浙江
華昌公司
總經理

老子

曼吉
麗麗
印局

小武俠說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二十三回 感師恩臨岐空灑淚 勸鄉思對酒黯銷魂

話說厲雄雙手捧了那石獅子如同提抱嬰孩一般不費吹灰之力便抱了起來高舉過肩隔了一會兒才慢慢地放將下去依舊放在原處面不紅氣不喘好似沒事人一樣看的人便春雷也以喝起采來厲雄偷眼瞧時原來便是武顯揚家裏的人適才家屏風背後遮遮掩掩的此刻聽說這化子要往後面菜園裏舉那石獅子去了大家還不相信這們一個貌不驚人的化子會舉起七八百斤的東西來所以忍不住便一窩風跟到菜園裏去瞧一個究竟後來見厲雄居然不曾丟臉瞧他模樣兒簡直還遊刃有餘真個是天生神力不在武顯揚之下由不得便大家喝起采來

好一個厲雄。大家不喝。好。他竟覺不着。有人在偷瞧他。大家一喝采他。一瞧見有武顯揚的妻女在人叢裏。擰不住臉上烘烘的一陣熱了起來。便低垂脖子把鳳光射在地。上再也休想抬起來。只有武顯揚本來覺得厲雄的本錢十分豐富。此刻又經石獅子那們一試驗。便把自己的理想越發證實了。厲雄不丟臉。也就是替自己掙了口氣。情不自禁的便拍着厲雄肩胛笑的眼睛。沒了縫邊。便拉了他。耽。脣。肩。並。肩。地。回。到。前。面。屋。子。裏。坐地。列位記着。從此厲雄便住在武顯揚家裏。一切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武顯揚供給着。一心一意只是學那武藝來。武顯揚因為自己畢生就祇收了這們一個徒弟。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會拳棒的人死了就祇巴望有能傳衣鉢的徒弟。所以不厭求詳地將自己生平絕藝指示給厲雄。在教厲雄初步成功的時候。便告訴他。說天分原本錢足的人氣力是大了可。

是往往容易犯一個笨字的弊病。手裏笨還可補救。腳裏却是再也笨不得。的脚裏一笨。縱跳是不靈活。縱跳不靈活。如何上得高頭。因爲行俠仗義之人免不了要在屋面上做工夫。江湖上那些翻牆越屋的能手。却多數短小精悍。所謂將軍欲以巧勝人。倒不在乎天分厚與不厚。本錢足與不足。咱們師徒兩個本錢是足極了。惟其本錢足。所以不能不求免去笨字的弊病。咱如今教你練本領的入門第一步便是從脚下做工夫。咧。那厲雄聽這一席話。聽的心悅誠服。忍不住便問道。請問師傅脚下的工夫。是怎生一個練法呢。武顯揚道。練脚下的工夫。也有種種不同。譬如移閃磚。七星椿。九星躲閃椿。都是練脚下的器具。而以練梅花椿爲最難。人要是站在椿上。脚底兒偏要分出三個都的分來。心後跟前掌都要站的穩。練的時間愈久。椿愈增的多。由五根增至十三根。由十三根增至二十六。

根。再多增幾根便是增到百來根也未爲不可不過三十六根謂之天罡。梅花椿其實應用上也很足夠的了。武顯揚滔滔不絕地說着厲雄便津津有味地聽着聽完了也就真個在後面菜園裏豎起了梅花椿練將起來列位讀者俗話說的好鐵尺磨繡花針只怕有心人學問一道不論文武只要肯下死勁沒有練不好的武顯揚和厲雄這一對師徒倒真夠得上難師難弟四字武顯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厲雄藝無不習習無不精做書的要是真把他師徒倆所練的本領一椿椿列舉起來怕十萬八萬字還寫不盡只得一言表過却說厲雄住在武顯揚家裏朝夕苦練不到少年便練的和武顯揚不相上下不過花無百日好厲雄住在武家吃的穿的都不用愁只管把全副精精注在武藝上更兼武藝一練好身體也跟着結實起來武顯揚又替他添了四季稱身的衣服裝扮起

來也就和王孫公子相差不遠。回想從前風餐露宿，勅封伸手大將軍的時候，真個是一交跌在青雲裏。誰也想不到他有這們一個際遇，咧巴奈轉瞬十年厲雄享福享盡了平白地。那個武顯揚却害起病來，原來練習武藝的人因為身體強壯，平日裏就沒有甚麼病痛的。不過平日沒病的人要是一旦害起病來，這病就決不是癬疥之疾。也許便在這病上送了性命。武顯揚非但因為平素不病，所以一病便沉重異常，而且他年紀委實差不多了。大凡人一到了老年時代，四肢百體、五臟六腑便都會慢慢地失起効用來。及至是時候了，便乘化歸盡。雖虛扁復生，也無能為力。因為病可以延醫療治，而老非藥石所可挽救的。這便叫做燈盡油乾。那火燄兒自會漸縮漸微，以至於熄滅。武顯揚也是一個老字送他上了閻浮大路。厲雄見師傅死了，他想起師傅的原恩，真個是重生父母，免不了。

抱着師傅的屍身。哀哀痛苦起來。列位讀者。武顯揚死了。別人猶可。惟有武顯揚的兒子。却以爲機會到了。原來武顯揚的兒子見老子素日待厲雄比待兒子還要勝上十倍。普通人的眼孔。不免狹窄些。他瞧老子每年化在厲雄身上的錢。委實不在少數。這十年來。要是把銀子打成厲雄那們高的人。也打的出來。咧眼睜地瞧老子。積僵的錢。只要老子兩腿一伸。不客氣便都是咱們小輩的。要是成大棒的化在厲雄身上。未免太無名目。所以厲雄在自己家裏。簡直如同七石缸的一個漏水洞。般怕的是涓涓不塞。將成江河。列位讀者。武顯揚的兒子。存着這們一個心思。試問武顯揚。壽終正寢以後。厲雄如何再能在武家廝混下去。那武顯揚的兒子又怕厲雄不覺察。自己在憎厭他。一時間不肯便走他的清秋大路。所以。纏。纏。雄抱住死屍。放聲大哭時。也顧不得做兒子的該照例舉哀。却先自

指。斧。馬。槐。地。數。說。着。道。貓。哭。老。鼠。休。要。假。慈。悲。咧。真。種。的。兒。子。不。哭。那。裏。
來。的。野。種。倒。先。哭。起。來。豈。不。成。了。香。火。趕。出。和。尚。嗎。哦。一。來。呢。要。做。給。勞。
人。瞧。說。野。種。這。樣。孝。順。足。見。兒。子。是。個。不。孝。晦。氣。了。別。人。替。自。己。擰。場。面。
一。來。呢。這。眼。淚。豈。是。爲。了。死。鬼。才。掉。下。來。的。無。非。哭。自。己。的。鐵。飯。碗。給。砸。
了。所。以。像。命。都。不。要。般。嚎。啕。個。不。了。咧。亨。本。來。那。死。鬼。也。是。豬。油。蒙。了。心。
好。端。端。的。爲。甚。麼。要。從。街。坊。上。去。弄。個。花。子。來。一。養。便。養。了。十。年。常。言。道。
籬。笆。不。破。野。狗。就。不。鑽。不。怪。野。狗。怪。只。籬。笆。爲。什。麼。要。破。如。今。籬。笆。倒。坍。
野。狗。便。須。用。趕。狗。棒。撞。出。大。門。啦。列。位。讀。者。大。凡。習。武。藝。的。人。心。眼。兒。最。
直。如。何。受。的。了。這。們。骯。髒。氣。這。些。說。話。不。免。有。幾。句。吹。進。厲。雄。的。耳。朵。也。
就。顧。不。得。師。傅。陳。屍。在。樹。做。徒。弟。的。不。克。盡。禮。了。只。賭。氣。起。來。離。了。武。家。
這。一。來。正。中。了。武。顯。揚。兒。子。的。下。懷。拔。掉。了。眼。中。釘。差。不。多。連。屁。股。上。都。

得笑出兩個酒渦來。當下便喜孜孜的替老子置備後事。買棺成殮。都不在話下。只苦了個厲雄。出得武家大門。只見街坊上人來人往。簡直如因潮水一般。在那裏後浪催前浪。厲雄一瞧時。不禁證住了。半晌。兩條腿。休想動彈得分毫。你道爲何。原來厲雄一晌吃的穿的。都是武顯揚供給着自己。只知道朝夕苦練。不知道甚麼叫做米鹽瑣碎。甚麼叫做生活艱難。如今既是賭氣出了武家。除掉隨身衣服以外。武家的一草一木。是自己不願意帶着走的。不過吃飯飯鋪裏要錢。穿衣衣店裏也不能白送給你自己。自己一抱腰包。簡直是身無半文。試問人海茫茫。又到那裏去存身。難不成依舊一根竹竿兒。一隻破鉢兒。回到伸手大將軍的本任去。想到這裏。自然呆了半晌。兩條腿休想挪移半步路了。正在沒主意的時候。猛可裏却有個人。在自己肩膀上拍了一下。厲雄抬頭瞧時。依稀認得這人。便

是自己在街坊上討飯時的一個同伴叫做王小二的便是那一次在楊家打架記得這王小二也給自己打的頭破血流難得他不念舊今日居然先來招呼咱起來而且瞧他也打扮得衣冠齊楚大概是闊了起來咧自己此刻離了武家正愁缺少朋友幫自己想出個生財之道來這會子天可憐見咱來了個王小二倒不可不敷衍他一番求他指點自己一條明路主意想定也就不敢再使出自己那種怪脾氣來忙堆着滿臉的笑容哎喲咱道是誰原來是王二哥十年不見怎麼便闊起來了長袍短褂在街坊上一步三搖人家準定會說你王二哥是一位紳士老爺咧王小二也笑道老弟不用客氣這幾年誰不知道你老弟是爬上了高枝兒在甚麼文家武家練牢什子的本領恩兄傲偉也發了小小的一筆橫財大家都脫離了卑田院這便叫做此一時彼一時咧可憐那一天不記念着

你老弟只因聽人說你老弟是關上大門在家苦練旁人就不容易見你老弟的金面所以便死了那條心今兒居然在街坊上遇着你老弟也是鬼使神差教咱們弟兄倆要敍一敍舊日的交情咧來來咱們千萬別辜負了今兒的奇遇我們到酒樓上喝他三杯去罷厲雄心中有病自己明白口袋裏只缺少了一樣要是便叨擾王小二的呢未免說不過去當下不由得期期艾艾般答道改日我奉邀二哥吧只因小弟今日口袋裏忘記帶了錢鈔王小二把手掌拍在自己胸脯上拍的撲通撲通價怪響道老弟說那裏話來今兒這小東道是愚兄的說罷便死拉活扯定要拉厲雄上酒樓去厲雄情不可却只得和他肩並肩的來到一家叫做太白樓的上了樓梯揀副座頭坐下跑堂的過來請點菜都不在話下剎那間鷄喇肉喇便擺了一桌子王小二喝一陣笑一陣又胡扯一陣厲雄因爲

有心事在身。所以食不下咽。王小二問他三句。他却祇回答一句。王小二再也忍耐不住了。便正色道。老弟。瞧你臉上的氣色。好似有甚麼不得解決的心事。橫梗在胸中。般咱們既是交好。一場不妨請老弟說出來。大家好想法子免得悶在肚子裏。悶出病來。須不是當要的厲雄。被王小二苦害盤詰。再也隱瞞不住。便一五一十把師傅死了自己怎樣不容於師傅的家屬。此刻身無半文。前途茫茫。心裏不是納悶。這些話說說備細。王小二聽了。把個指頭直戳到厲雄鼻子上。道。噴噴噴。虧你是個聰明人。練就了渾身武藝。還愁沒飯吃嗎。列位看官。王小二有心要慘恿厲雄一同去做。沒本錢的買賣。所以說的天花亂墜。可憐厲雄人窮志短。古往今來多少英雄豪傑。給生活問題。把命運支配了。深陷污泥。不克自拔。厲雄也是如此。他初出武家大門。臂如一匹白布。還沒落過染缸。兀是十分清白。

不道第一個便遇着了王小二把他一拉便賽似把那匹白布拉往青藍色的染缸裏浸了一下再掏出來時可就不是本來的顏色了這也是厲雄命裏所遭做書的可沒暇替他可惜話說得簡單些却說那厲雄從此便和王小二打成一片真個做起強盜來了直魯一帶民風强悍本來就羣盜如毛有本領的人一時間沒有出路便都落草爲寇也是希鬆平常的事情王小二因爲自己本領委實不濟同夥中不免瞧不起他今兒拉了個厲雄來入夥可替自己掙了不少的面子厲雄出去做買賣得了利市回來王小二免不了可以沾些油水兩個人那日子過的好不逍遙自在。其時直魯一帶綠林中朋友組織了一個哥弟會章程定得很是嚴密連官府都不及他們公平一時間入會的人何止盈千累萬那分會也就遍於各省不但强盜便是保鏢的也都數前來入會因爲要是保着鏢在

路上出了岔子。只要拿出哥弟會的票布來。多少總留點面子給你。因此哥弟會便盛極一時。第二十回中說鄭天蔭和蓋世英去入哥弟會便是這個緣故。題外之文去着不談。却說厲雄在哥弟會裏也占了很大的勢。力便獨樹一幟。和王小二倆帶了手下三四百名弟兄。另外占了一座山頭。做那打家劫舍的買賣。將方方五十里路以內要算厲雄的兵力最雄厚了。到了年底。黃的是金。白的是銀。堆滿了一屋角。便提出一部分來賞給手下的弟兄們。又殺豬宰牛。大排筵席。算是慰勞弟兄們一年的辛苦。大家雖然做了強盜。可是逢時遇節也和人家的家庭中彷彿。免不了要多添幾色菜。大家吃喝一陣。年底是一年的總結。自然格外豐盛些。到了十二月二十幾裏。便整天的排開筵席。大家歡呼暢飲。那時候也就打破了頭領和小卒的界限。誰知厲雄執杯在手。偏偏不往嘴脣邊送。只略

略舉了一舉，便放在桌子上。兩眼發直，怔住了一言不發，旁邊王小二見了，忍不住便來探厲雄的口氣，咂嘴咂舌地說道：老弟，咱們的買賣今年總算不錯，罷最倒霉的要算那卸任的山東歷城縣，咧他上京引見去，大大小小的皮箱，簡直就有百來口，打從咱們轄境裏走過，不是那一回？你老弟自己出馬的嗎？造化了咱們那些皮箱，便給我們不費吹灰之力，一齊都搬上山來了。我們也會仔細盤算，過今年一年的買賣，要算那一躺最好……王小二說時，便暗暗地用眼光去偷瞧厲雄，瞧他在意不在意，誰知厲雄的眼，在發怔，王小二的話竟一句都不會聽進耳朵裏去。王小二兀是摸不着厲雄想的是甚麼心事，當下只得單刀直入地問道：老弟，山上的事業，既是這般興盛，你老弟又有甚麼不稱心的去處？却要這們不尴不尬呢！厲雄見問，低着脖子長嘆一聲，却不曾開口說話。王小二無

奈只得又追問了一句道。輯弟畢竟爲甚麼愁說出來時愚兄雖然不是梁山泊上的智多星可是想出計較來却還勉強過得去老弟何不把心事和盤託將出來呢厲雄見王小二問之不已只得囁嚅些道不瞞二哥說小弟到了山上來起居是舒服極了可是有一層美中不足便是因爲眼睛裏所瞧見的全是一些濃眉大眼的孩子們耳朵聽見的又不過是殺人放火的勾當兒想當初小弟在武家的時候師傅的妻子然又做出許多很精緻的糕餅來給我們嚼吃回想從前真個是恍同夢寐小弟悶悶不樂便是爲了這個緣故王小二笑道這個值得甚麼我們山上住的膩煩了可以到大名城裏去頑。頑。況且歲底年頭大名城裏好生熱鬧我們兩個趁除夕混進城去在粉頭家裏作樂幾時老弟你瞧愚兄這計較可好厲雄也笑道離了大名許久回去走走也可以解些煩悶只是不過我。

一年。內案如山。積怕到大名城裏去。發生危險。却不是頗的王小二道。啧啧。你本領兒真高膽兒可真小。我們做強盜臉上須不會掛得招牌。只要我們諸事識竅些。管教沒有危險。王小二說到這裏。又湊上來。俯着在厲雄耳朵上。說道。那邊愚兄還有個相好的粉頭。生得可真了。不得我們到他那裏去。我可以責成他們替老弟挑一個最好的雌兒來陪伴老弟。我們拚着在那裏。娛他十天半個月。到元宵節再回山上來。但不知老弟意下如何。厲雄聽說那裏有粉頭可頗自己是個生平不曾領略過綺羅。動却動的連脖子都和腦袋分家起來。欲知怎樣分家。且看下文。

小武說 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二十四回 火樹銀花梟雄歸故里 啼鶯語燕劇盜訪勾欄

話說王小二說大名城裏有粉頭可頑，頓時便把厲雄聽的一顆心別別地跳動起來。腦袋兒也不住的亂點亂晃。道我在山上這們些時候委實悶的慌。二哥既是說沒有危險，我不免隨着二哥去走一遭。能當下兩人計議停當，厲雄這才伸直脖子喝起酒來。這一晚兩人便都喝的酩酊大醉。光陰迅速，不多幾天便是除夕了。王小二和厲雄倆都換了衣服打扮的紳士模樣，又點了兩名小卒扮做家丁，吩咐其餘的弟兄們好生看守。山寨手下的人牽過四匹馬來，兩人便都翻身下馬。那兩名假扮的家丁見頭領上了馬，便也隨手接過鞭條來，舉起了脚，把腳尖兒踏在踏鑽上。

將身一縱也就安坐在鞍上了四個人不約而同都加上一鞭四匹馬放開十六個蹄子地濺刺刺如同騰雲駕霧載着四人直向大名府進發沿路民家因爲是除夕所以都點的燈燭輝煌也有手裏提着燈籠在路上匆匆奔走的便是鋪子裏那些掌櫃們下鄉收賬所以這們忙迫四人沿途觀看也就不愁寂寞畢竟四條腿的馬跑得比兩條腿的人快所以不到二更時分已是到了大名府城門口其時大名府城裏也因爲是除夕所以把城門澈夜洞開着城裏的街坊上更是人山人海擠肩摩轂夾着車兒轎兒吆吆喝喝聲音簡直是衆聲雜沓鬧的沸反盈天兩旁店鋪也一律把大門開直了屋子裏點着許燈火銀花火樹照耀街坊上如同白晝一般古人說的不夜城除夕晚上才是真不夜城咧兩人下了馬將韁繩交給家丁吩咐他們牽了馬先去找客店這時候大名城裏最著名的

客店叫做平安店。所以厲雄便得定了在平安店相會。兩名家丁牽了馬匹。自去從小巷裏穿往平安店。厲王兩人把衣服拉了。拉肩並肩的緩步上街觀玩景色。只見城裏頭不但熱鬧非凡。而且爆竹之聲。劈拍不絕。幾個頑皮的孩子們又各自買了花炮。放着你放一個月炮。咱散一條九龍。火星兒一條條在空中飛舞。東一聲嗤西也一聲拍。瞧熱鬧的又都仰着脖子看象的。十分上勁。看到得意的去處。便拍手喝起采來。厲雄見是一派承平氣。擰不住心花怒放起來。這們鬧着。直鬧到天光大亮。大名城裏的百姓們這才關門睡覺。厲王二人穿街入巷。瞧的目不暇接。簡直把時候都忘記了。直到城外。喔喔鷄聲啼成一片。才知道離天亮已經不遠。身上也就覺得乏了。便迤邐著回到平安店來。店裏的掌櫃見了王小二的面。依稀記得這人從前是來往過的。而且還記得這人出身很闊。賞賜起。

底。下人來十兩五兩一錠銀子是不希罕的所以略外趨承恐後彎着腰把兩人一讓便讓到了裏面這時適才牽馬匹的小卒們已是迎了出來垂手稟道回大人的話馬匹已是安頓在馬棚裏上過草料咧大人的臥房也已看定了放在客所兩面掌櫃的才明白這四人是一路的聽家丁們喚大人定然這兩人來歷不小瞧模樣兒怕是武官吧當下也就越發小心翼翼起來忙着陪着笑道兩位大人瞧瞧房間可好如若嫌不舒服時只要吩咐一聲隨便揀那面都行只因年下做買賣的客人都回家過年去了房間全空了起來大人儘着揀只要歡喜那一間小人們沒有不照辦的厲雄只從鼻子裏哼了一聲生怕露出馬腳來便不肯和他們多兜搭當下掌櫃的招呼倒茶遞水忙的一天星斗兩人覺得腹飢便要了兩碗元宵來吃了忙亂了好一會沙窗上已是露出些魚肚白色來外面。

街坊上爆竹的聲音至是響的連珠相似原來那些店鋪除夕收市算是
一年是末一次的收市所以照例放炮這種炮名目便叫做開門炮兩人
聽開門炮都響了一時向也覺困倦起來便由兩名小卒服侍下大年初一
照例是晏起的兩人也睡到午未未初才下得牀來梳洗盥漱不必細
說等揜掇完畢厲雄忍不住便笑嘻嘻地問道二哥你在山上的時候說
有個相好的粉頭住在大名城裏這會子可以帶小弟去瞧瞧了罷王小
二疊着兩個指頭向厲雄臉上晃了一晃道給個榧子的吃吃呢小鬼頭
此刻春心可動了不過話得說回來昨天晚上是個大除夕勾欄中照例
是要守歲的他們一個個都通宵不睡大年初一自然睡的略外晏些這
會子姑娘們準定戀着被窩還不肯起來咧便是有幾個在被窩裏捱不
住已是起來了的可也是頭沒梳臉沒洗腳沒裹胭脂花粉兒一切都

曾動過蓬着一頭亂髮。一張蠟黃兒的臉蛋兒。教您老弟瞧了。未免掃興。便是他們見有咱們在旁邊瞧着。那些梳頭裹腳的勾當。都要覺得礙手礙腳。好在咱們此刻一粒米都不會下肚過。不如先弄東西來吃了。俄延些時光再去也還不遲。厲雄因為自己是個外行。聽王小二這們說。料想不會錯的。只得罷了。當下便在牀沿上發怔。王小二却指揮客店裏的跑堂們。要了一盤牛肉。一瓶燒酒。一盤包子。約莫一盞茶時候。熱騰騰的都端將進來。厲雄一捫肚子。覺得也用得着了。便站起身來。坐近桌子。兩名小卒把酒篩上。真個是酒入歡腸。只見他們倆骨都都地喝了。一個酒到杯乾。兩人才用包子夾着牛肉往嘴裏送。飽餐一頓。然後才是小卒吃飯。吃完了飯。已是紅日西沉。王小二便叮囑厲雄道。勾欄裏是個勢利場。咱們不可不把衣服換了。到那裏裝場面去。說時便吩咐小卒打開帶來的。

箱篋原來他們打劫來的衣服什麼都有就皮的一門而論甚麼玄狐咧
青種羊咧隨便挑應有盡有兩人這一回祇隨意帶了幾件已是滿滿的
一箱篋了常言道佛要金裝人要衣裝兩人換上了漂亮的衣服自然又
加了幾分顯赫更換已畢便鎖上房門緩步向街坊上而來路徑是王小
二最熟便在前領導着轉彎抹角走了一程才踅入條胡同裏厲雄抬頭
瞧時見胡同裏有家人家六扇黑漆的牆門髹漆的光可鑑人牆門裏放
着一架屏風屏風外從上面正樑上垂下來一根繩索繩索的這一端便
繫着一盞挺大的紙燈籠上面粘着兩個挺大的洪武體字厲雄雖然認
不得多少字可是這兩字筆畫甚少所以還依稀辨認得原來是大門二字
王小二這時毫不躊躇便抬起腿來欲待跨上階沿却被厲雄一把拉住
王小二忙站住了問怎的厲雄睜大了兩隻眼睛道二哥你說到勾欄

中逛去。怎麼走到這鄉宦人家來呢？王小二聽了便呸了一口，道：「你這人說出話來看要教人把嘴都笑歪俗話說的好瞧見了駱駝還當是馬腫背今天都應在你的身上咧！」厲雄愕然道：「難道這兒便是勾欄裏不成？」怎麼那排場和氣派却比鄉紳人家還要闊綽呢？王小二越發笑的彎了腰，道：「蠢才！蠢才！如今的世道，鄉紳和窑子還有甚麼版別？窑子裏的姑娘很多是鄉紳人家小姐出身，鄉紳人家的太太姨太太也有好多是窑子裏出身的。再說得透澈些，鄉紳人家面子上固然好看，骨子裏却就難說了。太太小姐們背着老爺偷人養漢，如若一時沒有相當的人時，便是家裏的底下人也都可以胡亂充數。這種人簡直比娘子還要下賤，所以你先就這家的排場想要佔定，這家主人是何等樣人？都簡直是癡人說夢咧！」厲雄笑着向王小二唱諾道：「好了好了！」小弟是初出道的離兒，自然諸事。

要仰仗二哥指教。不過小弟纔說得一兩句話，便惹二哥倒翻了話簾子似的，在人家大門口這們滔滔不絕。究竟不像一回事。這裏旣千真萬確是簾子，並沒走錯路。那麼大家有話，且到裏面去說吧。王小二聽了這一笑，收科當下，一搖三擺，兩人便是走上台階，才能過屏風，背後便見院落裏有個老媽子模樣的人，在那裏用掃帚掃滿地的落葉。王小二便咳嗽了一聲。老媽子抬起頭來，瞧了王小二一眼。誰知他一時間竟連掃地都忘記了。只見他瞪出了兩顆眼珠子，不住的向着王小二只管發怔。王小二便忍不住笑，問道：「你認識咱嗎？」那老媽子見問，才笑嘻嘻地答道：「這位老爺面熟得很，只不過記不起姓甚麼來。」王小二道：「你旣認不得咱，就是了。咱只問你一句話：雲仙姑娘在家不在家？」老媽子道：「雲仙姑娘嗎？才起來不多久，大年初一不會出門的。這會子多分連臉也不曾洗咧。」王

小二聽了也就不肯和他兜搭。帶了厲雄穿過院落，踰踰踉蹌地便向正屋裏闖將進去。厲雄是第一次來，少不得抬頭打量屋子裏的陳設。只見正屋中間是一個客堂，這客堂面積並不很大，中間靠屏風掛着一軸元旦衆神朝見玉帝圖，估量畫上畫的神仙少說些也有百來個，畫的十分工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俏的，倒也畫的各各不同。厲雄瞧了不禁暗暗佩服，心想畫這畫的人本領不弱。案子裏掛着這種畫，足見這案子也不是尋常的案子。剛再瞧這幅畫的兩旁，却掛着一副珊瑚牋的對聯，寫些甚麼，只因厲雄不大認得字，所以瞧了瞧也就懶得去念。擱几上放着一個財神龕，前面一字兒兩張八仙桌，桌子 上陳設些果品糕餅之類，却也陳設的光怪陸離。桌子前面一條紅緞子盤金線的桌圍，兩邊分左右安放着兩行几椅，一律都是大紅呢的摯褥，大紅緞子的披椅，几圍瞧不。

出。窯。子。裏。却。陳。設。的。這。樣。堂。皇。富。麗。厲。雄。正。在。東。張。西。望。時。誰。想。適。才。王。
小。二。和。老。媽。子。倆。一。問。一。答。却。驚。動。了。耳。房。裏。的。人。只。見。開。窗。兒。輕。輕。揭。
處。便。走。出。一。個。四。十。多。歲。的。半。老。佳。人。來。這。半。老。佳。人。打。扮。的。比。打。掃。院。
落。的。老。媽。子。可。要。乾。淨。得。多。年。紀。雖。然。不。小。可。是。因。爲。善。於。修。飾。的。緣。故。
所。以。教。人。瞧。了。不。覺。得。討。厭。且。說。那。婦。人。見。了。王。小。二。不。由。得。哎。喲。一。聲。
道。我。道。是。誰。原。來。是。王。老。爺。咱。們。不。見。一。年。快。了。可。憐。我。們。的。雲。仙。簡。直。
是。朝。思。暮。想。連。臉。蛋。兒。都。瘦。了。一。圈。王。老。爺。再。不。來。時。雲。仙。怕。不。要。害。相。
思。病。嗎。我。也。時。常。勸。他。說。王。老。爺。是。有。良。心。的。他。答。應。你。來。決。不。會。一。去。
便。石。沉。大。海。的。男。子。漢。們。也。有。男。子。漢。們。的。事。情。不。比。我。們。之。縉。梳。頭。兩。
截。穿。衣。的。女。人。却。鎮。天。到。晚。只。是。閒。着。有。一。樁。心。事。便。朝。也。嚼。念。晚。也。
思。量。也。許。是。你。王。老。爺。給。我。們。雲。仙。嚼。念。的。心。驚。肉。跳。了。所。以。今。兒。會。冷。

灰裏爆熱粟子。貴人踏起賤地來。這婦人一張嘴好似練就的一般。從瞧見王小二起直說到這樣簡直說一個無休無歇。咷咷呱呱地連一晌能言善辯的王小二也插不下口去。直待這婦人說的一口氣完了兩片嘴唇兒稍微停了一下才給王小二截說住話頭道媽媽廢話別說雲仙究竟在不在屋裏我急於要和他見面。咧那婦人笑的眼睛沒了縫道：「啧啧。啧我早知道你們兩人一般地情急。咧。」吹織女在那裏我替你把牛郎請了來。咧這婦人說時便哈天撲地拉了王小二一把衣袖揭起門帘來直往耳房跑。厲雄只得也搭訕着跨入門限。誰知不跨進去猶可一跨進去時頓時教厲雄吃了一驚。原來這耳房裏面陳設的花花綠綠甚麼梳妝台。咧衣櫥。一律都嵌着大玻璃鏡子。人一跨進耳房去。簡直就把身影化成一二十個厲雄。雖是做了山上的大王。可是這種排場不打謊話却

自出娘胎從不曾瞧見過。自然吃驚非小。好容易清楚了梳妝臺前面有個十八九歲的女郎在那裏對鏡梳頭。聽婦人那麼嚷着便停了梳子扭過雪白的粉頸來瞧了王小二一眼。接着嚶嚶了一聲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說罷便依舊扭過脖子去自顧梳頭。婦人把王小二往那女郎身上推道你朝也想王老爺晚也想王老爺好像你懷着一肚子的話見了王老爺便三天三夜說不完的一般。如今巴望的王老爺真個來了爲甚麼你倒一句話都不說起來呢。那女郎冷笑一聲道這種沒良心的漢子理他。則甚。那婦人不由得拍手向着王小二道王老爺我們家的孩子是個老實心眼兒。他心裏有氣大概是怪王老爺來遲了的緣故。好王老爺你快向我們雲仙陪個禮罷。婦人說完話便格格地笑個不住。王小二當下真個走了一步用手扶在雲仙梳頭坐的那張椅子背上把臉湊到雲

仙披着的一個秀髮跟前叫了一聲雲仙。那雲仙倏地將臉往下一沉道。雲仙雲仙誰要你喚難道人家還不知道我叫雲仙不成。王小二見雲仙還是心中有氣只得涎着臉央告道好人我特地從老遠的路在大年初一便來瞧你怎麼你一見我的面便和我嘔氣起來呢到底是我那一樁虧待了你常言道鼓不擣不響話不說不明你不說出來教我怎麼知道雲仙道還說是特地來瞧我的。咧承蒙你王老爺抬舉已是去了快一年要是不特地來瞧時怕不是要隔上十年二十年才巴望得你王老爺大駕光臨嗎我也不怨別的只怨我爲甚麼吃了這碗把勢飯我不肯和他要好的人他偏要死活纏着我。我肯和他要好的人却一去這們些時候連一封信都不寫給我想教我傷心不傷心雲仙說到這裏喉嚨裏正是哽咽起來拍撻一聲嚮亮手裏的象牙梳子也就掉落在塵埃之上幸

喜還不會碎成兩段。接着雲仙便一伏身，雙手和腦袋都靠在妝台上，抽噎地哭將起來了。王小二見他哭了一時間，手足無措，轉是引王小二進房的那婦人見他們兩下不得開交，才趁勢替他們解圍。只見他叱了雲仙一聲道：「你這尼子不是瘋了嗎？俗話說的好：『拉屎也該取個利市。』今天是正月初一，要是今天過的順遂，便須順遂一年。」王老爺趕在今天來瞧，咱們足見是他老人家的一片好心。你和王老爺既是以前有過交情的，那麼見了王老爺的面該歡喜才是。怎樣三不知的又一把鼻涕一把眼淚起來？你不圖順遂，我和王老爺還要圖個順遂呢！」王小二聽了，便退了幾步，揀個椅子坐下，道：「照哩大年初一圖個利市，孩子可別哭了。梳完頭，我還有替你從北京帶來的玩意兒給你瞧。」雲仙這哭本來不是真的，那老鵝也未嘗不知道。可是因為王小二以前逛窑子，肯化錢，所以

他們不得不這樣做。作好拴住王小二的心。雲仙見老鵠。這樣說了便趁勢收科。抬起頭來。揉了揉眼睛。把眼圈兒揉的紅紅的。道媽別冤人。誰哭了。咱不過是嘔着。王爺爺頑的老鵠。合掌念了聲阿彌陀佛。道不哭最好。把髮髻快梳起來。陪王老爺說體已話罷。雲仙噓然答應了一聲。當下便真個草草地把髮髻梳好。又伸手到鏡箱櫈子裏去。拿出一朵大紅的紙花兒來。顛巍巍地簪在髮髻上。一面又在鏡子裏照了。照見沒有甚麼不妥了。這才站起身來。到臉盆邊洗了洗手。又溜到裏面一間裏去。不知擣掇些甚麼。擣掇了好一會。約莫一盞茶時候。只聽得一陣鈴聲。十分悅耳。只不過那鈴聲很是細碎。估量那鈴只有蓮子般大。咧這陣鈴聲響處。便從裏面踅出一位美人兒來。厲雄忙舉目打量。原來便是雲仙。只見雲仙上穿天青色杭緞。披風下繫紅緞。繡着五彩絲線的紅裙兒。裙的四周紛紛。

披着許多飄帶。每一根飄帶便有一顆小金鈴兒。走一步那鈴便響一聲。適才王小二和厲雄倆廳見的聲音便是這些鈴兒作怪。雲仙分花拂柳。來到王小二面前便插燭也似拜了下去。驚聲囁嚅說道和王老爺拜年。慌的王小二攏扶不迭。拜完了王小二忙着從袖子裏掏出五十兩的一錠元寶來。笑着遞給雲仙。道這是王老爺給你的壓歲錢。子娘子瞧見銀子正是黑眼珠子。瞧見白銀子焉有不受之理。忙謝了一聲。當下王小二却打着哈哈道我的兒你却忘了這兒還有位厲老爺。咧說時便用手指着厲雄。那雲仙因為適才忙着和王小二嘔氣所以沒有留心同來的。還另外有個人更兼屋子裏陳設得花花綠綠的。厲雄又是縮着在壁角裏。所以雲仙竟不曾瞧見聽王小二說了才省悟過來。更不怠慢過來向厲雄納頭便拜及至站起來瞧清楚了厲雄的面貌時那雲仙不免吃了一

第二十四回 火樹銀花梟歸故里
娇鶯語燕廁盜訪勾欄

四三八

嚇。幾乎。不。怪。叫。起。來。欲。知。爲。何。喊。叫。且。閱。下。文。

小武俠小說 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二十五回 顯色身紅樓飛彩蝶 試本領素手索青蚨

話說雲仙向厲雄拜完了年。站起身來。把他從頭上到脚下仔細地打量了一眼。猛可裏却吃了一驚。暗想奴生平可從不曾瞧見過漢子們身體有生得這們結實的。當下由不得便胡思亂想起來。也不知道他想到了甚麼。去處霎時間便心旌搖搖。兩朵紅雲驀地從耳根裏直往上升。及至升到了兩邊面頰上。這才羞答答地說道。這位老爺尊姓是厲嗎？這兒可是第一次光降？不嫌簡慢？往後可以和王老爺倆時常來玩玩？厲雄自出娘胎和女人們打交道還是第一次。聽雲仙這們咭咭呱呱說了一番客套話。正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虧得他人還生得聰明。知道窑子們拜年便

是敲客人竹槓的一種表示。自己須不能假作癡聾好在做强盜的人那銀錢真個是儻來之物。壓根兒也就不甚知道甚麼叫做顧惜。所以容容易易便伸手到口袋裏去照樣也掏出一錠五十兩的寶銀來給雲仙做壓歲錢子。造化了一個雲仙祇叩了兩個頭便得了一百兩銀子。那時候嫖客們打算盤的居多似這般脫手千金毫無吝色的客人就不容易多得。自然放出手段來極力巴結教兩人如同泥娃娃跌進了湯罐裏般酥麻了半邊身子。咧且說當下雲仙拜過了年便把身上的披風紅裙到裏間去都卸下了換上家上便服重又盈盈地踅到王小二跟前來列位讀者當婊子的女人本來就知道甚麼叫廉恥厲雄偷眼瞧時只見雲仙雙腿一分便倒入王小二的懷裏。兩個人耳鬢廝磨不知喊喊喳喳說甚麼話。這一次便說了半個時辰還是不曾停歇。把個厲雄冷擋在一邊也。

沒人來理會他學武藝的人。又脾氣暴燥的居多。如何忍耐得住冷眼瞧那王小二。一時間不像便會把話說完。由不得便心頭惄惄道你們兩下情甜意密却教咱在旁邊孤鬼似的。這真是那裏來的晦氣老子可不上你們這當要失陪了呢。主意想定便站起身來道二弟你和雲仙姑娘再親熱一會吧。小弟身子疲乏得很。可要先走一步回客店歇息去。咧王小二這時才覺察把厲雄乾擋在一旁。怪不得他要嘔氣說出先回客店去的話來。這原是自己的不是。當下自然死拉活扯地定要留住厲雄多坐一會。巨奈拉扯了好一會。厲雄兀是不肯應允。王小二情急起來便道老弟別火冒這總怪愚兄不是忙着和雲仙說話便忘記了。你老弟在旁邊如今讓愚兄替你老弟挑個漂亮些的姑娘來陪伴老弟便算將功贖罪不知老弟意下如何。愚兄想咱們這一次到大名來本想玩一個暢快的。

恩兄既有了雲仙老弟自然也該挑個體己人才可以鬧的盡興。王小二說完話那雲仙不待厲雄答應早一疊連聲喊了出去那老鵝巴不得這一聲霎時間便見外邊夥計高聲喊的是甚麼詞句只覺得這一喊不打緊霎時間便轟雷也似四面答應着接着各處房間裏鬧的鴉飛雀亂不銷半盞茶時候便見門帘兒高高揭起一窠風擁進七八個姑娘來那些姑娘們年紀大的約莫有二十二三歲小的祇十六七歲一個個濃妝豔抹打扮的好不風流嬌俏雲仙祇把嘴輕輕一努大家便知道要挑人的便是縮着在壁角裏的厲雄咧這一來不打緊只聽得鶯啼燕語你一聲道挑了我吧他一聲罵道小娼婦不識羞這位老爺是挑我的咧你一言我一語頓時便圍成個栲栳大的圈子把厲雄困在垓心七張八嘴再也不得開交有幾個促狹的瞧見厲雄那們土頭土腦知道容易對付的便

老實不客氣。上前動起手來。你拉了厲雄一把。吃脣我又拉了厲雄一把。衣角又有一位姑娘索性用纖手捏弄起厲雄腦後那條髮辮起來。厲雄給他們這一鬧。鬧得眼也花了。腦也昏了。瞠目結舌。正不知說甚麼話好。畢竟王小二是個花叢老手。這時便雙手劈開一條道路。擠入核心。告訴厲雄道者弟別慌。這是他們的規矩。客人要是沒有熟姑娘時便可把全院的姑娘喚齊在一處。儘你挑選的。你儘可以大着膽子。老着臉皮。放出真眼光來挑選一下。要知道這種追歡賣笑之場。只要有銀子便不怕他們不來奉承我們。我們肚子裏有話便直捷爽快說將出來。切莫存什麼客氣的心腸。顛倒價被他們當做瘋生用。厲雄聽了王小二的教導。這才定下心來。當下便真個放大了胆。揉了揉眼皮。一個個把那些姑娘端相起來。說也奇怪。王小二不說這話。則已。一說這話。那些姑娘們便知道王

小二是個逛窑子的慣家。凡事就須循規蹈矩，可不能胡來。頓時手脚也放下了。聲音也沒有了。便安靜了許多。厲雄才得慢條斯理，價賞鑒這一衆姑娘的姿色。瞧完了這一個，又瞧那一個。瞧了好一會，却還是不會挑選出來。你道爲何？原來厲雄本是個粗人，眼孔裏就從不曾瞧見過美貌的。女人們要不是才踏進門檻，便瞧見了雲仙，那們漂亮的姑娘時，簡直就會如同登徒子相似。見了女人可以沒一個不愛。那時節要挑這一衆姑娘，準定全體可以中選。巨奈事所湊巧，王小二的相好便是這位雲仙姑娘。這位雲仙姑娘原來便是這班子裏首屈一指的人物，也就是大名府裏赫赫有名的人物。所以遠一衆姑娘給雲仙一比，便成一個六宮粉黛。顏色依厲雄的意思，便須挑一個和雲仙一樣美貌的人。誰知這班子裏除掉雲仙，是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以外，其餘都是些庸脂俗粉。要找第

二個雲仙。休想找得出來。自然教厲雄挑大失所望了。且說厲雄見挑了半天。簡直就挑不到和雲仙一樣的人物來。禁不住倒抽一口冷氣。可是事已至此。却不能不挑當下。只得短中取長。胡亂挑了一個叫做荷珠的。衆人見自己都不會中選。只得懶洋洋地一哄而散。房間有頓睜靜悄起來。只牕下王小二和厲雄雲仙荷珠四人。荷珠便照例上前請教了厲雄的尊姓大名。請厲雄到他房間裏坐地。王小二笑着說道：好啊。我也要瞻仰瞻仰荷珠姑娘的綉房。咧。荷珠臉上一紅。道：王老爺幫個忙兒。咱房間那裏能及雲仙姊姊陳設的精緻。要是王老爺不嫌棄時。便請過去坐坐也好。王小二道：姑娘別客氣。來來我們却要做一做討厭人送你們小兩口子歸洞房去。咧。說時便攜着雲仙的手。把厲雄推推搡搡的也和荷珠並肩而行。四個人出了雄仙房門。來到荷珠的屋子。原來荷珠的臥房。

却在後面一進屋子裏。陳設的雖然不及雲仙可也。布置的井井有條。厲雄和王小二在山上的時候。憑你搶劫得來的銀錢。取之不竭。用之不盡。可是生活就簡單得很。臥房裏面除掉一張板榻和一桌一燈。此外便是黃泥塈的牆壁。茅草蓋的屋頂。瞧見窖子裏的布置。禁不住要嘖嘖嘆羨。咧話休絮。且說厲雄東張西望了一下。覺得雲仙的房間以富麗勝荷珠的房間以雅淡勝兩人。陳設的雖是風趣迥別。可比較自己山上那們簡陋。就相去霄壤。不表。厲雄心頭惄惄。且表。荷珠見大年初一便接了個客人。進門那利市發的可不小。由不得便心花怒放起來。便忙着搬出許多果品。請厲王二人享用。厲雄此時也不似適才的拘束了。居然會無中生有。找出些話頭來。和荷珠酬答。四個人分做兩對。各自唧唧噥噥。倒也各人有各人的樂趣。不多不會兒。老媽子點上蠟燭來。四個人才省悟過來。

外邊天色已是暗了。那老鴉跟着也踅了進來。搭訕着問道：請王老爺的示。今兒晚上可就在這裏用膳。不用王小二聽了，還沒回答時，雲仙早搶着先說道：你瞧咱的媽媽簡直是上了幾多年紀。越老越昏聵。咧！王老爺打從老遠的路來瞧我們吃飯的時候，不在咱們家裏吃，難道却叫他回客店去吃不成？老鴉笑着向王小二道：王老爺，你老人家瞧瞧我們家這位姑娘一張嘴可利害不利害？老身只說得一句很平常的話，姑娘却來挑眼了。好奶奶話可不是這般說？我們家的菜肴都是年底下照例的花色。怕的就是不對大人的胃口。我所以來請一聲示，瞧大人老爺們意下如何。要是不歡喜，家常的菜肴時便打發人到酒館上定去。王老爺你瞧老身這話又問錯了沒有？王小二聽他們母女一問一答，不由也笑了起來。道你們兩下都說得有理。我吃飯可不在乎菜肴。你們過年的東西，我

最歡喜吃不拘甚麼花色隨意揀幾種來我們吃了一總算錢就是老鴉聽王小二提到一個錢字禁不住便以花眼笑起來道王老爺說那裏話來家常過年的菜老身好意思向王老爺算錢嗎可是有一椿也得請老爺和姑娘的示吃飯在這裏吃還是到雲仙姑娘房裏去吃請老爺吩咐清楚了我照着辦去免得回頭又惹姑娘挑眼雲仙縐了縐眉望了荷珠一眼道到我房裏去吃吧比較方便些王老爺是無可無不可的便點了點頭一會兒老媽子來請吃飯說菜肴都安放在雲仙姑娘房間裏桌子上了請老爺就過去吧天冷怕菜涼了吃下去須不舒服王小二答應一聲便和雲仙厲雄荷珠四人重又穿房入戶地回到那邊屋子裏來見桌子果然菜肴杯箸碗碟匙盆排設的齊齊斬斬四人便各自占據了一個方向團團坐下雲仙算是主人便親自站起來執着一柄紋銀打成歲歲。

寒三友花絞的酒壺兒替三人斟酒。厲王二人都是洪量，當下更不推辭，便舉起杯子來讓雲仙。雲仙滿滿的斟了一杯，只有荷珠酒量差些，祇斟了半杯。雲仙自己也斟滿了四個人便淺雲低酌起來。那荷珠喝了半杯酒，便有些春上娟梢。只見他斜乜着一雙媚眼，唆着厲雄臉上含羞帶笑道：「不曾動問厲老爺是甚麼貴業？」雲仙不及回答時，雲仙早搶着先說道：「王老爺是當差使的，厲老爺自然和雪老爺是同僚。」剛好一個不知趣的荷珠偏要緊了一步，問道：「不知道兩位老爺當的差使是文的還是武的？」王小二哈哈大笑道：「像我們哥弟倆這副嘴臉，配當文官嗎？老實告訴你們兩個罷。咱是都司，他是參將。我們這位盟弟，他年紀比我小，當初拜盟的時候，所以我叨長做了哥哥。有屈他做我的兄弟。至於講到本領，厲老爺他就比我強的何止十倍？所以論官，他却是我的上司。」剛好雲仙笑道：「道

和王老爺相識也有些時候了。上回王老爺來不是在咱們這裏盤桓了有半個多月嗎？又始終不曾請教王老爺的官階。不是王老爺自己說今兒我還不會明白哩。王小二正色道：論起做官來，武官要比文官難做的多。武官是靠着真本領換的翎頂，不比他們文官拿着一枝筆桿兒打仗的時候不能當他兵器用。太平的時候不能當他農具用。可怪當今的皇帝老兒爲什麼偏偏歡喜這半什子的筆桿兒？把文官的職分定得比我們武官高。其實我們要是氣往上冲，只須靴尖兒微微一動，管教那些文官兒一交跌出去要一丈開外咧。荷珠聽了高興起來道：這們說來兩位老爺的武藝定然是高明的了。可否請試一套給我們姊妹瞧瞧。長長見識。王小二把手指了指道：本領是你們厲老爺好。你是他挑中的人。你要他試他沒有不答應之理。荷珠聽了便真個來和厲雄廝纏着厲雄把屋。

子四圍打量了一下道這兒東磕西撞全是傢具如何能使展手腳也罷我今兒使一套小玩意兒給你們瞧罷你們口袋裏誰有錢金仙道我這兒有咧說時便伸手往口袋裏去掏出二三十個銅錢來一律都是康熙和順治朝的制錢厲雄把這些制錢接在手裏顛巍地疊了起來荷珠和雲仙倆不知道他葫蘆賣些甚麼樂都睜大了兩隻眼睛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在厲雄右手的十隻指來把這一疊銅錢撈在手裏中指在上大拇指在下其餘三指便都閒着也不曾見他使甚麼勁只見他向空中微微晃了一晃便把制錢依舊放在桌子上荷珠瞧的一眼不霎可是不曾瞧出甚麼巧妙來及至厲雄袖着手不動了才忍不住問道厲老爺這是甚麼玩意兒王小二搶着說道你還沒有瞧清楚嗎等咱來把西洋鏡拆穿給你們瞧吧說時便伸手過去把那一疊制錢在面上的那一枚輕輕

揭掉這正合着做小說的一句老調叫做不揭時猶可揭了時頓時便嚇的雲仙和荷珠倆不約而同都不驚失色起來原來那一大疊制錢除掉上面一個是完整的以外下面的却都碎的粉末相似這些制錢的銅質何等堅韌每一枚又有一分來厚瞧不出厲雄兩隻手指兒却這們有勁不會見他用力已是把制錢一枚枚捏幾幾百塊了要是他使起勁來一個指頭兒怕不是連桌子也可以戳他幾十個窟窿嗎不表荷珠心頭怙憊且說王小二拿起一雙象牙著來慢條斯理價把碎銅錢一枚一枚的撥掉露出底下一枚制錢來都也還是完整的王小二撥完了便笑問道你們瞧厲老爺指頭上的工夫如何雲仙伸出舌頭來半晌縮不進去道厲老爺好生了得不過我却有些替荷珠姊姊擔憂咧怕，老爺歡喜荷珠姊姊時和荷珠姊姊手攏手兒那時節荷珠姊姊一支腔脰不要斷成。

兩截嗎。雲仙說完話便吱吱地笑了起來，荷珠向他啐了一口臉上紅了起來。默然不語。王小二却搭訕着道：這些小頑意兒還不是厲老爺的拿手好戲？厲老爺的拿手好戲却是他善使的一對鳳凰金翅鎗。他要是使將起來時真有神出鬼沒。兔起鶴落之妙。你們都是不懂得武藝的。怕還識說不出他的好處來。要是給武藝的人瞧了時。準定要把大拇指蹠的高高地說是天下無敵。咧雲仙聽了鳳凰金翅鎗五個字。覺得耳熟得很。禁不住沉了一下子道：哦！鳳凰金翅鎗嗎？咱往常聽見媽說咱們大名府一府祇有個武顯揚武教師。是使鳳凰金翅鎗的名家。不但大名府管下沒有第二人。及得到他便是直隸全省也數一數二。可惜這位武教師已是死了。聽說他的徒弟竟落草做了強盜……雲仙一席話說的王小二和厲雄倆都肚子裏十五隻吊桶般七上八下起來。末了聽雲仙說。

甚麼強盜。不強盜的話。越發做聲不得。畢竟王小二口才便利些。默然了半晌。才勉強笑道。厲老爺鳳凰金翅鎧和武顯揚是兩個師傅傳受的。武顯揚在世的時候。自然該讓武顯揚。首屈一指。武顯揚死了。便該讓厲老爺出人頭地了。雲仙和荷珠倆對於武藝。一門都是外行。并且不知道武顯揚做強盜的徒弟。姓甚名誰。所以還沒疑心。厲雄身上來聽。王小二這們說着。由不得不把一顆腦袋亂顛亂晃。表示領悟。厲雄怕露出馬腳來。也就不肯多說話。自顧低着脖子。喝酒喝的大家醺然有些酒意。王小二這才扭過脖子去。問伺候着的老媽子道。我們是喝餃了。你們預備着的是煮的飯。還是下的麵。快替我們拿出來吧。老媽子陪笑道。今天不曾煮得米飯。下的却是麵條子。咧不知道王老爺愛吃不爱吃。王小二道。好。我們北方人沒有不爱吃麵的。快拿來吧。老媽子連聲答應。自去廚下端出。

麵來大家隨意吃了些便站起來散了席列位讀者這一晚王厲二人也就老實不客氣便住宿在窖子裏了那王小二和雲仙倆是個老相好男貪女愛也就毋庸細說單表厲雄扶在荷珠肩胛上緩緩地來到荷珠房裏荷珠服侍厲雄卸了大掛子坐在床沿上才自己也對着鏡子卸去頭上的首飾又把外衣脫了露出玫瑰紫的緊身小襖袴來一掉身軀便鑽入厲雄懷裏唧唧噥噥地說那體已話厲雄摟了荷珠一把道我的兒怎麼會吃起這碗把勢飯的呢荷珠見問不禁眼圈兒一紅道說來也話長厲老爺若是不嫌煩絮我們今兒好談他一個整夜咧原來我們吃這碗飯的大多數不肯把自己的身世告訴客人只因客人們到這追歡買笑之場來都是想尋快活誰又耐煩瞧你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呢花了錢買傷心的資料回去豈不太冤今兒瞧厲老爺就不比那些浮浪子弟所以

我禁不起一盤問便甜酸苦辣一齊兜上心來荷珠說到這裏禁不住也就適下淚來當下忙用手絹兒在眼眶裏擦了幾擦哽咽着往下說道厲老爺你可不曾知道我並不是大名人我的家鄉還遠在數千里以外呢欲知荷珠是那裏人且閱下文

小武俠說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二十六回

盪氣迴腸籌燈談往事

焚蘭泥玉揮淚話江鄉

話說荷珠的故鄉却在長江南岸。帆影到門，潮聲落枕。好一所。在那一年。荷珠自己說只有六歲。白天他的父母都往田裏耘稻去了。留荷珠在家裏給了他一個惠泉山的泥娃娃。玩着大凡小孩子的心理都是厭故喜新的。所以還不到半個時辰。荷珠已是玩得有些厭倦了。一失手便把泥娃娃掉在地下。及至俯身拾起來。那泥娃娃的鼻子已經沒有了。只臉。得一片平陽。好似生楊梅瘡的人。那毒氣透了項一般。荷珠又僵着僵身子尋那一個鼻子。時見早已跌的粉碎。只得拿了沒鼻子的泥娃娃。獨自一人呆呆地發怔。這時格勒一聲響亮。自家的大門忽地開了。開來荷珠。

忙不迭的扭過脖子去瞧看。只見大門開處從門外鑽進一個腦袋來。兩隻烏黑的小眼珠子望着荷珠只顧嘻嘻地憨笑。荷珠知道這是鄰家一個七歲的女孩子叫做金寶的便是當下便向他招了招手。那金寶立刻跳了進來拖了荷珠一把道老坐住家裏有甚麼好玩不如往碼頭脚下掏蚌壳耍子去。荷珠正在一個人玩得厭倦聽了這話兀是十分高興。兩人便手挽手兒同向碼頭上走去。這時那座碼頭上剛好繫着一條江北的船。船一個三十多歲拖着紅鞋拔紮着跨脚管的女人在船梢上燒飯。船頭上一個中年男子光着背脊銜了一枝二尺來長的旱烟管兒箕踞着望那長江裏的風景瞧他模樣兒很是閒適。荷珠和金寶都不在意便鑽向碼頭脚下找那蚌壳用衣服的前襟來兜了不多一會也就找了滿滿的一兜正想低着頭再臉時突然間有一隻手向荷珠的頭上只一

覃那荷珠便失了知覺也不知經了多少時候才悠悠蘇醒只聽得一陣款乃之聲自己睡的那床鋪又一側一側地像是在船上的模樣她這時年紀雖小心眼兒却很精細她想適才不是和金寶一同在碼頭脚下拾那蚌壳的嗎。髮髻記得正在拾得很上勁時冷不防的從那裏伸來了一隻巨靈之掌只在自己頭上撫摩了一下自己頓時失却了知覺怎麼這會子又睡在這船上起來呢想到這裏不禁睜開她的兩隻小眼睛來四下一望自己原來睡在兩塊木板上身上覆着一條又髒又破的布被再一瞧那一頭時睡着的不是金寶是誰只見她鼻息微微睡得还是很熟又側耳細聽只聽得一陣搖櫓聲音那江水在船底下也是響個所以然來可是心裏也知道記挂父母少停父母在田裏回來不見了自

己。不知。道。要。急。到。怎。樣。咧。又。不。知。道。這。船。是。走。向。那。裏。去。的。他。們。把。自。己。和。金。寶。倆。裝。在。船。上。是。甚。麼。用。意。往。常。聽。見。父。親。說。這。長。江。兩。岸。拐。子。很。多。專。拐。小。孩。不。論。男。女。拐。了。去。便。一。刀。宰。掉。吃。他。的。肉。所。以。父。親。時。常。吩。咐。不。可。亂。跑。今。天。看。這。船。裏。的。情。形。分。明。就。是。拐。子。自。己。和。金。寶。兩。條。小。性。命。準。定。保。全。不。得。荷。珠。越。想。越。怕。不。禁。哇。的。一。聲。哭。了。起。來。這。一。哭。不。打。緊。却。見。船。頭。上。艙。門。開。處。早。跳。進。一。個。中。年。男。子。來。手。裏。拿。着。一。把。明。晃。晃。的。鬼。頭。刀。荷。珠。定。睛。細。看。時。這。個。男。子。不。是。別。人。正。是。適。才。在。艙。船。船。頭。上。吸。着。旱。烟。那。一。個。荷。珠。見。了。那。把。鬼。頭。刀。嚇。得。魂。不。附。體。便。哭。着。喊。道。拐。子。爺。爺。你。不。要。裝。我。在。船。上。啊。我。家。裏。還。有。爹。爹。和。媽。媽。你。快。放。我。回。去。我。不。願。意。隨。着。你。們。一。同。出。門。去。咧。這。男。子。聽。了。倒。笑。了。起。來。道。瞧。不。出。這。女。孩。子。倒。是。很。聰。明。的。怎。麼。就。叫。得。出。我。們。是。拐。子。來。可。是。

我們做拐子的行不更名坐不更姓我們拐了你來再不會送你回去的了。你還是乖乖的聽我說話我們可以給好的東西你吃又給好的衣服你穿。你要是不聽我們的話和我們僵強時哼哼那時我們便一刀割下你的小腦袋來這中年男子一邊說一邊故意的把刀背來擋在荷珠脖子裏冰冷的一片嚇得荷珠更是心裏卜卜亂跳忙哭着叫道拐子爺爺我聽你的話就是了那中年男子便掣回刀背喝道第一件便不許你哭荷珠哽咽着極力把那淚珠兒忍住那中年男子見荷珠居然肯聽自己的說話了不覺心裏歡喜起來便用手在荷珠的頭上撫摩了一陣說也奇怪荷珠這時忽地鼻子裏聞着一陣香氣這香氣好像就是適才在碼頭邊失掉知覺的時候聞着過的這會子又送到鼻子裏來立刻心裏又有那模糊了。幸喜那中年男子撫摩了一陣也就放手荷珠的腦筋裏才

覺清醒了些。只聽那中年男子又說道：乖兒子，你以後不許叫出甚麼拐子爺爺來。你就叫我一聲爹爹。荷珠依言果然朗朗地叫了聲爹爹。直叫得那男子只是嘻嘻地笑。不想這笑聲却驚醒了睡在荷珠腳後的金寶。只見金寶一骨碌翻身坐起，两只小眼睛兒只管望着荷珠和那中年男子。發怔。那中年男子見金寶醒了，便當她是和荷珠一般地好對付的。只要如法泡製，不怕他倔強到那裏去。當下便也用手撫摩着金寶的頭髮，說道：我帶你們出門逛逛去，你們不許再想着自己的爹媽。我便是你們的乾老子。你也應當依照這位姊姊稱呼親親熱喚我一聲爹爹。那知金寶聽了這話，却只用眼睛望了這中年男子一眼，道：你不是我的爹爹。那中年男子見金寶十分倔強，不肯認人做乾老子，心裏便着實不自在。起來，料想不給些利害給這女孩子瞧是不行的了，便照樣提那把刀來。

依舊涼冰冰地架在金寶脖子裏道。你不肯叫我我便宰掉了你可笑金寶年紀雖說小不小可是她竟不知道懼怕見那刀架在自己脖子裏便舉起手來在那刀上摸了一摸道這是刀背說罷打了一個呵欠瞧她的樣子很是寫意一點也沒有慌忙之態這一下子反把那中年男子楞住了良久便大喝一聲道小壞蛋。你以為是刀背便不好宰你麼。你真是豬油蒙了心呢。我此刻不宰你打也打得你幾下說着便舉起那刀背來沒頭沒臉的將金寶亂打打得金寶臉上一塊青一塊紫的連那荷珠都嚇壞了忙上前拖住了中年男子的手臂道爹爹你別打啊那中年男子才住了手道瞧在她的臉上饒了你說到這裏便提了那柄刀開了艙門鑽到船頭上去了可惡那金寶皮肉受了痛苦却並不哭只用手在那痛楚之處撫摩了一陣回過臉來問荷珠道這是誰你怎麼叫起他爹爹來他

把我們兩個裝在船上究竟要搖到那裏去呢。荷珠聽了便和金寶說明。這是拐子也不知道他把我們拐去有什麼用處……荷珠說了這話還埋怨金寶說我們現在進了這拐子的圈套凡事只得委屈些他要我們叫他做爹我們就順口叫他一聲兩聲何必和他違拗惹他發起性來把我們亂打一陣你嘴裏不肯被他佔便宜去却苦了皮肉倒不如我他說怎樣就是怎樣且躲過這些時再想方法的好呢。金寶聽荷珠埋怨自己便把頭搖個不住道我只知道家裏有一個爹爹若是他拐了我去還要我認他做老子那是割掉我的腦袋我還是不願意的果然金寶是個很固執的女孩子自從這一天拐子拐上了船死也不肯拍那拐子的馬屁。那拐子因為荷珠很是見機自然格外的疼愛她些輕易也肯把手指觸到她小皮膚上去饒倖荷珠總算沒有吃怎樣的苦可是那拐子雖是。

疼。愛。荷。珠。還。是。不。肯。放。鬆。一。步。一。天。到。晚。只。把。她。和。金。寶。倆。拘。禁。在。船。艙。裏。昏。昏。沉。沉。連。晝。夜。分。不。清。楚。有。時。那。船。停。了。荷。珠。才。從。船。上。蘆。蓆。蓬。的。空。隙。裏。偷。偷。地。向。外。瞧。却。也。瞧。見。碼。頭。上。的。人。熙。來。攘。往。她。們。究。竟。都。是。小。孩。子。又。不。敢。叫。喚。瞧。一。會。那。拐。子。從。船。頭。上。走。進。艙。來。她。們。不。免。都。吃。一。驚。忙。不。迭。縮。回。身。子。去。假。做。睡。覺。遮。過。了。那。拐。子。的。耳。目。這。樣。的。在。船。上。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日。子。那。船。只。是。搖。來。搖。去。走。的。水。道。又。叫。不。出。是。甚。麼。名。目。來。有。一。天。停。泊。在。一。個。碼。頭。上。不。消。一。刻。功。夫。那。拐。子。又。從。岸。上。拐。一。個。男。孩。子。下。來。只。見。這。男。孩。子。也。失。了。知。覺。一。上。船。隨。放。倒。頭。便。睡。約。摸。經。過。了。兩。三。個。時。辰。這。男。孩。子。才。蘇。醒。了。荷。珠。和。金。寶。胸。中。雪。亮。自。然。知。道。這。男。孩。子。也。是。被。那。拐。子。拐。來。的。可。是。那。男。孩。子。再。也。不。會。想。到。一。剎。那。間。便。會。遭。了。毒。手。所。以。他。蘇。醒。以。後。兀。是。東。張。西。望。

不明白如何會到這船上來的。他還怕是做夢，便使勁用手指揉了揉眼睛，可巧那拐子這時候又踅進船裏來了，便依樣葫蘆把威嚇荷珠和金寶的老手段來威嚇了這男孩子。一陣可怪這男孩子自從那一天起便好似啞吧般，只是蜷伏在船艙裏，一句話都不說。荷珠和金寶幾次想逗他說話，却見他老是呆呆地不開口，也就罷了。那拐子見這男孩子有些傻氣，料想路上再也不會出什麼岔枝兒了，所以也就沒放了心。這條船在路上又搖了四五天的光景，有一天便停泊着在一個很熱鬧的碼頭上。只聽得人聲嘈雜，車馬喧鬧，荷珠和金寶倆又悄悄地推開了蘆席蓬，四隻小眼睛只管向那岸上瞧去，瞧見那些小販挑的挑背的，背無非是些水果糖食之類，引得那些碼頭上的小孩子們圍了攏來，你吃這個，他買那個，亂做一片。荷珠和金寶倆都心癢起來，好似小鳥兒被人捉來關

在籠子裏一天到晚只盤旋在這不到一尺見方的一個地方一旦瞧見了。那天。空。裏。翱。翔。得。飛。鳥。由。不。得。他。們。不。因。羨。生。妒。了。兩。人。一。眼。不。霎。的。瞧。着。也。是。命。中。註。定。該。在。這。所。在。出。個。岔。枝。兒。冷。不。防。的。給。那。個。拐。來。的。男。孩。子。搶。步。上。前。揭。開。了。船。艙。門。直。着。嗓子。向。那。碼。頭。上。喊。起。救。命。來。列。位。讀。者。這。救。命。兩。字。我。們。中。國。人。照。例。不。到。生。死。關。頭。是。不。肯。輕。易。喊。出。口。來。的。憑。你。外。國。人。怎。樣。的。說。中。國。人。是。個。涼。血。動。物。各。人。只。知。道。自。掃。門。前。雪。不。肯。管。他。家。瓦。上。霜。可。是。耳。朵。裏。一。聽。見。救。命。兩。字。一。顆。心。也。未。嘗。不。會。在。腔。子。裏。跳。動。所。以。涼。血。動。物。雖。多。至。於。那。好。管。閒。事。的。人。却。依。舊。不。少。自。然。會。對。於。這。救。命。兩。字。的。來。歷。下。一。番。深。究。功。夫。啊。因。此。那。男。孩。子。的。一。聲。救。命。不。但。把。荷。珠。和。金。寶。兩。人。嚇。得。面。如。土。色。連。那。殺。人。不。眨。眼。的。拐。子。也。嚇。得。直。跳。起。來。幸。虧。那。拐。子。也。是。個。老。江。湖。他。只。輕。輕。地。

用。手。在。那。男。孩。子。頭。上。拍。一。下。那。男。孩。子。便。一。個。斛。斗。栽。到。在。船。板。上。面。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那。拐。子。放。低。了。聲。音。罵。一。句。便。隨。手。把。船。門。蓋。上。這。時。早。有。碼。頭。上。管。閒。事。的。人。聽。那。船。上。有。人。喊。救。命。便。都。走。了。過。來。問。這。拐。子。道。你。船。上。誰。在。那。裏。喊。救。命。啊。拐。子。便。假。裝。着。笑。臉。答。道。不。相。干。兩。個。夥。計。在。那。裏。開。頑。笑。罷。了。那。些。管。閒。事。的。見。喊。救。命。沒。有。喊。出。第。二。聲。來。料。想。也。沒。有。甚。麼。事。故。這。才。搭。訕。着。走。散。了。這。裏。拐。子。怕。船。停。得。久。了。被。人。家。瞧。出。破。綻。來。便。急。急。忙。忙。地。起。了。鐵。錨。楊。帆。而。去。走。了。半。天。在。那。荒。涼。寂。寞。之。處。才。又。把。那。船。靠。了。岸。找。一。條。麻。繩。趁。這。男。子。沒。有。醒。時。便。把。他。的。手。腳。都。紮。了。那。拐。子。的。老。婆。就。是。那。個。紮。着。袴。脚。管。的。女。人。又。去。找。一。個。飯。碗。舀。一。碗。涼。水。來。向。那。男。孩。子。的。喉。嚨。裏。直。灌。下。去。那。男。孩。子。嚙。一。聲。便。甦。醒。過。來。了。只。見。那。拐。子。載。着。手。指。氣。吼。吼。地。

向他說道。瞧不出你這小傢伙。幾乎不送了老子的性命要是再留你在船上我便須提心吊膽防備着。你偷着有個一差二錯我們的腦袋便不能。再和脖子在一起了。今天我們不送你往來的路上走過一天你便要我們的命。你須怪不得我們要用這辣手。只怪你自己太不知進退的不好。這拐子正待絮絮叨叨往下說時。反是他的老婆倒不耐煩起來。便截住他丈夫的話頭道。和他煩什麼。快拿刀來宰掉這小子。是正經那拐子却躊躇了一會。道。宰掉了他那血咧肉咧也是麻煩。倒不如賞小子一個全屍。種他的荷花。豈不又爽快又乾淨。說罷就不等這男孩子開口說話。只見那拐子使開兩臂。只輕輕把這男孩子沉在江心裏。這男孩子欲待掙扎時。那裏來得及。一張口。那江水又嘔都灌進他的小喉嚨來。也不銷一盞茶時候。便向江底裏沉了下去。霎霎眼。那水面只起了一陣泡沫。

也就影迹全無了。那拐子還向那泡沫啾了一口道：「好小子，你還會喊？」救命嗎？說罷便回到船裏，惡狠狠的呸了荷珠一眼。可憐荷珠和金寶倆從來也沒有瞧見這種殘忍的頑意兒，猛可裏吃了這們的一個大驚嚇。那小魂靈幾乎不嚇碎了，忙用手遮着小面龐也不敢瞧了，也不知隔了多少時候才定了一定神。那船又一側一側地在那裏搖動了，這樣搖了有兩天光景，才停泊下來。荷珠金寶倆以爲還是和從前一樣停泊這麼一兩個時辰，便又該趕路。那知事情却大謬不然，這一天直到晚上，那船就沒走過一步路。連這天晚上還是在碼頭一過了夜，那個拐子却又匆匆忙忙地好似有什麼事情一般上了岸，不見他回船，只留着他的老婆看守兩個女孩子。這樣的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却見那拐子已是睡在船上。大家吃過了早飯，那拐子便向荷珠道：「你在這船上有十多天了。」

今天却可以帶你到岸上去玩。要一回。咧。荷珠這時究竟是小孩兒脾氣。悶在船上。幾乎不悶出病來。一旦聽說帶他到岸上去。自然興高采烈。那拐子的老婆却又在船底下摸出一盒子胭脂花粉來。和荷珠妝飾了一下。那拐子把荷珠摟在懷裏。親了他一下子。粉頰道我的小乖乖臉蛋生得真不錯。說着便把他抱起大踏步上了碼頭。荷珠見只帶他一個人上岸。便問道。爹爹怎麼不把金寶姊姊也帶了去。那拐子道他脾氣不好。讓他在船上看守着。帶出去還不是丟人嗎。一邊說。一邊走。走了好一會功夫。才到了一家人家。那拐子便把荷珠放在地上。指着一個四十多歲一臉脂粉的婦人道。這是你的外婆。你過去叫他一聲。那婦人便笑着道。你這猴兒崽子。又認起丈母娘來了。須知我的女兒是不容易娶的。量你猴兒崽子只能摟着鳳陽婆子解饑渴。今世也沒有福分來做我的女。

婿。咧。那。拐。子。聽。了。只。是。嘻。嘻。地。笑。荷。珠。也。不。懂。他。們。說。些。甚。麼。話。真。個。上。
前。喚。了。一。聲。外。婆。那。婦。人。拉。了。荷。珠。一。把。道。女。孩。子。果。然。伶。俐。可。是。你。
必。喚。我。外。婆。你。只。喚。我。一。聲。媽。媽。罷。了。那。拐。子。聽。了。拍。手。道。這。樣。說。來。
你。不。認。女。婿。却。認。了。老。公。咧。那。婦。人。笑。着。啐。了。一。口。道。不。要。閒。扯。談。我。們。談。
正。經。事。情。要。緊。說。着。便。拉。了。那。拐。子。一。把。到。裏。面。去。了。荷。珠。見。這。家。人。
出。出。進。進。的。人。倒。也。不。少。荷。珠。睜。大。着。眼。睛。瞧。瞧。這。個。瞧。瞧。那。個。也。就。
愁。寂。寞。隔。了。半。天。才。見。那。個。拐。子。手。裏。捧。了。一。捲。洋。錢。來。和。荷。珠。說。道。好。
孩。子。你。就。在。外。婆。家。住。幾。天。爸。爸。還。有。事。情。過。幾。天。再。來。看。你。罷。荷。珠。道。
那。麼。船。上。的。金。寶。姊。姊。何。不。也。叫。他。來。伴。我。一。塊。兒。住。幾。天。呢。這。話。不。打。
緊。那。拐。子。聽。了。大。喝。一。聲。道。少。胡。說。這。一。喝。便。喝。得。荷。珠。不。敢。再。開。口。眼。
看。那。拐。子。揚。長。而。去。自。己。便。在。這。人。家。住。下。來。一。住。就。住。了。十。幾。年。也。

沒有見這拐子來過一次。列位看了我這部朔南大俠傳，誰也不替荷珠可惜。說這荷珠準定要墮入火炕做書的道，一點不錯。荷珠這時果然是被那拐子賣絕在窯子裏了。一個不到十歲的小姑娘，有甚麼智識？自然一切聽憑他們擺布在窯子裏混了十來年，還是混不出一個結果來。却不能不罵那拐子是荷珠命宮中的魔蝎呢！可是荷珠第一天進這門口，他却一些兒也不知道。直待那一臉脂粉的婦人向他說出一番雷轟電掣的話來，他小心眼裏才怦怦地跳了幾下。欲知說的甚麼話，且閱下文。

第二十六回 盡氣迴腸篝燈談往事 焚蘭泥玉揮淚話江鄉

四七四

小武俠
說

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二十七回 露行藏狹路遇冤家 鬥意氣太湖罹重創

話說荷珠這時已是身入勾欄。他却一毫也不覺得。及至那個一臉脂粉的婦人把他喚到跟前。向他雷轟電掣般說出一番話來。道你不要捏了鼻子做夢。誰是你的外婆。你還是喚我一聲媽的好。你那個爸爸早已把你賣給我們的了。荷珠這時迷迷糊糊也。不知怎生回答。是好只忙忙地瞧着那婦人。一聲兒都不言語。那婦人便又接續說道。我們這裏開的是窑子。你好。好兒。住在這裏學曲子。要是我把你調理出來了。是我的造化。也是你的造化。你將來還有將來呢。要是你不聽我的話。我這裏有的是皮鞭。再也不肯饒你。這婦人一邊說。一邊用手在荷珠的耳朵上揪了一

下。揪的荷珠痛澈心肺。忙着一胞眼淚應道：媽，我聽你的話。那婦人這才放了手。自從這一天起，荷珠便墮落在這火坑裏。可憐一個不知人事的小姑娘，那裏省得甚麼窯子？不窯子？他只覺得在岸上比較在那一葉扁舟裏，總該自由些。每天早上便有人來教他唱曲子。他就依樣葫蘆的唱着人家贊他嗓子好。他自己也莫明其妙。這樣昏昏沉沉，一直就過了有七八年。早把荷珠調理的水葱兒一般，儼然是一個窯姐兒了。那老鴉倒也很歡喜他。時間既是過得久了，那荷珠受的又是娼門裏的教育，自然漸漸地把自己生身父母都忘紀得干干淨淨。連那被拐子拐了賣到這窯子裏來的一節故事，也似過眼烟雲般，腦海裏留着的一條影子，一天淺似一天。他竟在這火坑裏安身立命起來。不過女子要是不入娼門，則已。一朝墮入娼門，娟娟比爹簡直就不能有廝人類了。這個身體便似

商品一般東可以賣到西。西也可以賣到東。賣來賣去並不希罕。要是有客人瞧的中意了。便可以買回去做妾媵也好。做婢女也好。又有從這個老撾手裏賣給那個老撾手裏。從甲地賣到了乙地的好似風中弱絮一般。隨着風勢東飄西泊。荷珠不幸以良家子女被拐子拐了出來。更不幸被拐子賣到了窑子裏。從此便永遠墮落在泥犁地獄裏。休想再超拔出來。更兼他又做了十年妓子。却始終沒一個知心有意的客人。所以給老撾們賣來賣去。輾轉流浪。便賣到了大名府城裏。和雲仙在一個班子裏接客。他自己這一段傷心歷史。要是沒人提起。還勉強可以強顏歡笑。自己哄騙着自己。過得一個整天。便是兩個半日。要是給人一提起他的歷史。他都一顆心兒究竟也是肉做的。瞧那些閨閣千金們。和自己年紀。髮鬚却都錦衣玉食。躲在深閨繡闌之中。輕易是不出大門一步的。同是。

女子。身。自己。爲。什。麼。要。拋。撇。下。柔。梓。之。鄉。硬。生。生。的。到。幾。千。里。外。去。操。那。醜。菜。呢。可。憐。荷。珠。他。不。想。則。已。想。起。了。時。也。就。不。由。不。傷。心。萬。狀。起。來。所。以。這。一。天。被。厲。雄。一。盤。問。便。盤。問。的。涕。泗。交。流。好。似。帶。雨。梨。花。般。把。一。手。絹。兒。濕。透。的。如。同。水。裏。才。撈。起。來。憑。你。厲。雄。殺。人。不。眨。眼。此。刻。可。也。天。良。發。現。鼻。子。裏。一。陣。酸。溜。溜。的。幾。乎。也。跟。着。荷。珠。滚。下。淚。來。忙。用。手。在。荷。珠。一。頭。秀。髮。上。摩。撫。一。陣。道。不。談。吧。大。年。初。一。傷。甚。麼。心。你。聽。聽。一。更。早。已。敲。過。了。我。們。老。實。還。是。睡。覺。要。緊。荷。珠。這。才。如。夢。初。覺。道。不。是。厲。老。爺。說。我。幾。乎。連。時。光。都。忘。了。呢。荷。珠。說。時。便。支。撐。着。在。厲。雄。懷。裏。站。起。來。走。近。鏡。台。邊。倒。些。水。在。臉。盆。裏。把。臉。上。的。淚。痕。洗。抹。乾。淨。又。薄。薄。地。施。了。一。重。脂。粉。這。才。婷。婷。嬌。嬌。楚。將。過。來。服。侍。厲。雄。安。睡。列。位。讀。者。厲。雄。這。一。晚。魂。銷。骨。蝕。在。山。上。寂。寞。了。那。們。些。時。候。今。兒。才。一。概。拋。向。爪。哇。國。裏。

至於他和荷珠倆幹些甚麼正經列位讀者想來也都是過來簡直便可想像而得毋庸做書的再來饒舌了一宿無話第二天早上厲雄起來到雲仙屋子裏見了王小二不免面帶羞慚誰想王小二是個宿娼老手所以神色如常只管行無所事地也不來和厲雄打趣厲雄這才定了一定神開口問王小二道二哥我們可要回客店一趨王小二點頭道我們出來了這們些時候自然該回去瞧瞧要是你老弟頑得沒有盡興時晚上再來也未爲不可厲雄也點頭答應當下老媽子們便絞上面布來大家抹了抹臉雲仙和荷珠倆直送到大門以外王厲二人便迤邐着回客店而來做小說的有一個祕訣便叫做無中生有節外生枝寫到這裏不免又要使用這祕訣了所以趁王厲二人回到客店大門首的時候却又要引出一位英雄來這位英雄他兀是獨自一個在街坊閒逛驀地裏

却和王厲二人打了一個照面。王厲二人無意之中擡起頭來望了那人一眼。只見那人頭戴一頂膠州氈帽，身穿一件玄色湖綢直綴偏把胸前一大片衣襟敞開着，露出裏面小襖上的密門紐釦來，足登一雙抓地虎。估量這人的妝束也不過是個普通吃公門飯的人，可是這人身上却有一個特別標識。不由王厲二人瞧見了，不提心吊膽，胸前笑笑地似小鹿兒，在那裏亂撞。你道是甚麼標識呢？原來這人上身就祇有一支肱膊。另外一支肱膊因為受了傷，所以早已截掉了。那衣袖裏兀是空的。列位有所不知，這人不是別人，正是大名府知府跟前捕班都頭江湖上稱獨臂都頭范立功的便是。這范立功武藝也十分了得，可是俗話說的叫做强更有强。中手范立功就吃虧在武藝高强四個字上，以致折斷了那條肱膊說起范立功折臂肱膊的歷史來，可又話長了。原來范立功以前是在

江南湖州府地方充當着一名緝私營的營官。那緝私營是專門巡緝私鹽的。所以不免私鹽販們結下深仇。范立功偏偏又得罪了太湖幫私販中兩個赫赫有名的頭領。是那兩個頭領呢。一個姓凌名喚得標。一個姓任名喚天翼。天翼和凌得標倆是個八拜之交。兩人都生長在太湖邊上。的秉着一股桀驁馴之氣。一响便靠着販私鹽糊糊口。那些販私鹽的人大多數會幾手拳棒兒。任天翼凌得標倆更是武藝超羣。任天翼善使一柄爛銀槍。人稱銀蛇。任天翼因為他使槍的時候宛如一條蛇兒在路上盤旋。那槍好似柔軟的一般。凌得標的混名叫做賽焦雷。因為凌得標善使一對銅鎗打將下去。憑你是個銅頭鐵額也要腦漿迸裂死於非命。好似被焦雷劈了天靈蓋一般。所以人家便都順口喚做賽焦雷。列位讀者大凡販私鹽的人。他們的性質和緣林中人並沒有兩樣。有時販鹽不能。

得利便一般的也幹幹打家刦舍的勾當。這一年冬天任天翼和凌巧凌手下的孩子們保了幾船鹽從江蘇的吳江開往浙江的湖州去湊巧凌得標得了冬瘡症睡在床上呻吟不絕任天翼不忍遠離心想反正自己和凌大爺倆威鎮太糊那些緝私營的官兵誰人不知那個不曉料想他們也不敢來捋虎鬚的這一趟便是自己不親自保護着前去只要吩咐插上任凌兩家的旗號那些鳥官兵也就決不敢前來擋阻主意想定便吩咐手下的人道你們好好的把這十幾船鹽遂往湖州去交割吧要是路上有人囉唣只須把我和任大哥的旗號給他們瞧也就是了那些孩子們領命便拖起篷兒順風馳去真個是無巧不成書這時候在湖州附近巡查的緝私營湊巧新近換了個營官那營官也是個在山東當嚮馬的出身後來降了官兵才巴得這個小小前程嚮馬是在豫皖魯一帶交。

界的地方。陸路上做買賣慣的水路上許多規矩發誓也不會懂得更兼一個當強盜的人。一旦翎頂輝煌做起官來那時節豈不似貧兒暴富般得意忘形到了極點的道理這一天瞧見水面上來了十幾條鹽船那營官心想這幾天沒有聽見說有鹽船經過這准定是私鹽無疑更吩咐手下道弟兄們生意送上门來了你們快抖擻精神上前替我把這十幾條船一齊拿下來吧手下的弟兄們聽了便異口同聲說道啓稟老爺這個萬萬動不得眼見得這十幾條船一律都打着凌任兩家的旗號這凌任兩人一個喚做賽焦雷凌得標一個喚銀蛇任天翼是太湖裏有名的梟匪頭兒兩人都有萬夫不當之勇須不十分好惹那營官聽了這話不由得勃然大怒道這是甚麼話弟兄們爲甚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憑他是個三頭六臂咱也是見過世面的須不怕他們你們肯隨了咱掩殺

上去便罷。如若不然。咱稟了司裏說。你們私通梟匪。小之則遣散大之怕還要辦罪。咧營官這一番話逼得弟兄們萬分無奈。只得沒精打采。上前廝殺。也是合該有這場是非。那些押運私鹽的。因爲在太湖裏往來了數十年。只要是凌任兩家的旗號。便沒人敢來囉唣的。所以不免大意了些。一衆官兵掩殺上來時。真個是迅雷不及掩耳。連傢伙都來不及拿。只得粉粉落水。各自逃生。好在緝私營的官兵重在截鹽。也就不肯窮追。便鞭鼓金鑼。人唱凱歌。押了十幾船鹽回營去訖。這裏逃得性命的回去告訴了任天翼。不禁把個任天翼氣得發昏。第十一本待親自去和那營長見個高低。奈凌得標的病一時又不見痊癒。只得耐着性兒服侍。凌得標病好了再作計較。好容易凌得標這場病直害到第二年正月裏才復了原。任天翼便如此這般把去年十幾船鹽被那緝私營截去的一番情。

節告訴了他。那凌得標本來也是個毛豹脾氣，正是不聽猶可，一聽了時，直氣得他三尸神暴跳，七竅怒生烟，把手掌拍着桌子，拍做一片聲響，道：「這都是愚兄害了病的不好，這廝他自仗當了一個甚麼烏營官，如此貌視我們江湖上好漢，我們若是讓了他，須被天下英雄恥笑。賢弟你且等在家裏，待愚兄前去結果了那鳥官長的性命，回來再相你痛飲三杯吧。任天翼義形於色道：『大哥說那裏話來，我們兄弟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大哥你新病初愈，萬一有個疏失，勝敗事小，教那廝從此目中無人，那事情就大了。大哥如若要去，小弟不得不奉陪着同往，走一遭，我們四手敵他的雙拳也好。教那廝認識我們，不是省油燈。咧凌得標道：『如此甚好事不宜遲，我們就此動身吧。』兩人計議停當，便準備了一條船，用些裝鹽的麻袋兒，裏面盛了些沙泥裝的滿滿地，一路揚着帆，直往浙江那一面去。

這回那緝私營官命中註定該倒霉了。原來他自從在去年奪了打着凌任兩姓旗號的鹽船以後見沒有甚麼反響便越發趾高氣揚日中無人起來以爲太湖裏沒有甚麼好漢。這一天瞧見這樣重載的鹽船又是一樁好買賣輕易如何肯放。他們過去便吩咐解了自己坐舟的纜放將出去自己便拿了一柄單刀威風凜凜的立在船頭上。這邊的船放將過去那邊的船開將過來兩下裏相距不到一丈路去緝私營長便咁了一聲道販運私鹽律例上有治罪專條國家法令何等森嚴你們這些鹽梟好生大膽敢公然在咱老爺轄境以內販私若是知情識趣的便快些停下船來束手受縛牙齒縫裏教進出半個不字來時咱老爺手裏的傢伙可饒不得你們咧這營官嘮嘮明明白地只管說話却惱了凌得標便舞動手裏的銅鎚直取這營官道甚裏鳥官兒拉這種臭架子不要走吃我一鎚。

說時便使了一個泰山壓迫頂的架式。向那營官腦袋上打來。列位讀者這一下便是凌得標的絕技。原來凌得標兩臂有千觔的力量。每逢動手的時候。他渾身的氣力便都聚在兩臂上。所以這一鎚壓將下去。少說些便有四五百斤人的腦袋。究竟是血肉做成的。那裏經得起。這們一擊。便不壓成肉餅。也要腦漿四濺的了。可笑那營官。他只聽見凌任兩人的名兒。可沒有親身嘗試過。所以這會子冒冒失失。上前動手。及至銅鎚在項上盤旋。才明白這人並不似那些專學花拳繡腿的鹽梟。容易對付。不過這時明白已嫌遲了。凌得標的銅鎚離自己腦袋不到半尺。忙叫了一聲。哎呀。他的一顆尊頭也就向左面偏了一偏。微天之偉。總算保全了那個腦袋。可是右肩上早着了一鎚。頓時把肩胛上的骨頭打做粉碎。那隻右臂便折斷了。手裏一桿矛子豁啷啷一聲響亮。也就把握不住。掉落在船。

頭之上接着在船板上跳了幾跳。鑿的一聲便跳下水裏去了。這裏任得標見一銅鎌沒有落空。第二鎌又打將過來。畢竟營官這一面船上也還有幾十名親信的兵丁。見營官受了傷。一都嚇得魂不附體。便發一聲呐喊。蜂擁上前。七手八脚把營官搶了過來。水手們更拚命價在船梢上搖櫓。那船兒便如飛地向旁邊小港灣裏逃去。依凌得標的性子。便想教自己的船追上前去。倒是任天翼把他一把拉住道。大哥常言道窮寇莫追。況且大哥這一鎌着在那廝肩胛之上。眼見得便是不死也要變成殘廢的了。我們這一口氣總算出得乾淨了。便不追趕上去。也罷。凌得標這才罷了。却用他腳下的一雙抓地虎。在船板上頓做一片聲響。道造化了你這鳥官兒。若是好漢。把傷衛好了。再來找我們。見一個高下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便是人稱賽焦雷凌得標的。凌得標說到這裏。又用

手指了任天翼道他便是老子的盟弟銀蛇任天翼在太湖裏面那個不知誰人不曉凌得標說完話營官的坐船早已逃的不知去向了兩人便得意洋洋自回巢穴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那營官手臂上受了傷痛澈心肺不由得咬牙切齒定要報這仇讐凌得標頓着船板說的那番話他隱隱約約也有些聽入耳朵裏面可是這時候身受重傷只得眼睜睜地聽憑凌任二人奚落及知兩下離得遠了才把船停住派手下的兵丁上岸找傷科醫生去不一會便把傷科醫生找來了不過江浙兩省是個文弱之區練習拳棒的人少所以就沒有好傷科祇胡亂替那營官塗上些藥用布包了便算完事這營官的傷直養了一個多月不但不得痊癒間直那吃着銅鎚的地方便腫了起來一個肩胛有水牛腰那們粗鎮天價痛得殺豬也似嘶喚着他心想若是在自己的家鄉山東呢好傷科多得很

就不。吃。這種。苦。了。想到。這。裏。斗。然。間。便。起了。自己的。師。傅。來。原來。自己的。師。傅。便是。山。東。道。上。有。名。的。鏢。師。曾。九。爺。這。位。曾。九。爺。單。名。一。個。駿。字。善。仁。一。柄。大。刀。所。以。人。稱。賽。關。勝。又。因。爲。他。排。行。第。九。後。輩。不。敢。喚。他。名。字。便。順。口。叫。他。做。曾。九。曾。九。不但。世。代。都。練。好。好。武。藝。而。且。還。有。家。傳。的。棒。瘡。藥。自。己。是。到。山。東。去。找。師。傅。求。他。老。人。家。醫。治。這。臂。膀。包。管。一。醫。就。好。何。致。要。躺。在。這。裏。等。着。呢。主。意。想。定。便。向。上。司。請。一。個。長。假。等。後。任。的。營。官。來。到。辦。了。交。代。便。帶。了。兩。名。親。信。的。兵。丁。動。身。往。山。東。而。去。又。因。爲。自。己。臂。膀。上。受。了。傷。疼。痛。難。忍。不。能。起。旱。走。路。只。得。雇。了。一。條。船。專。走。水。路。過。了。江。便。取。道。運。河。整。整。地。走。了。二。十。幾。天。才。進。了。山。東。地。界。因。爲。曾。九。爺。是。日。照。人。便。捨。舟。登。陸。換。坐。大。車。兼。程。往。日。照。而。來。這。一。天。進。了。日。照。城。那。營。官。下。了。車。由。兩。名。兵。丁。扶。着。一。步。一。步。的。捱。到。了。曾。家。門。首。便。

吩咐兵丁上前叩門。只聽得門內有人答應道來了一陣子脚步聲音。那門便輕的一聲開了。這開門的見了營官忙拱手道原來是范大哥列位看官做書的寫了半天的書有把那營官的姓名交代清楚這時候如若不再表一個明白怕的是要被列位罵做書的偷懶了。原來營官便是上文說的那獨臂都頭范立功。這范立功打量開門的那人時原來便是師傅的大兒子曾鵠。這曾鵠見了范立功便拱手遠遠問道聽說范大哥在江南做了官了。今天那一陣風兒把范大哥吹到舍下來的呢。范立功見問擰不如滿面羞慚想想自己如若不做官那會肩胛上受着這麼重的傷。范立功想到這裏兀是着兩胞眼淚嚇的開門的那人手足有措連聲問道怎的怎的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第二十七回 露行藏狹路遇冤家

鬥意氣太湖罹重創

四九二

小武俠
說

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二十八回 結茅菴妙術起沉疴 指迷途片言消宿憾

話說范立功見問便訕訕嘆了口氣道大哥不要說起都只爲一個官字害了小弟曾鵠見范立功這們狼狽便知道出了岔枝兒可是這時范立功站在門外自己却在門內兩下便就在大門口絮絮叨叨地談話忙側着身子把范立功向裏讓邊讓邊說范大哥我們一別多年今天難得重又聚首正好把別後的情形互相訴說一番此間不是說話之所范大哥請客堂裏坐吧范立功也不推辭便依舊由兵了們扶了進客堂裏地兩人分賓主坐下曾鵠這時才瞧清楚范立功原來已是折了一支臂膀不由得便開言動問范立功縐着眉頭當下便把自己如何在湖州地方緝

私營裏當營官爲何和梟匪頭兒賽焦雷凌得標銀蛇任天翼結下冤仇。如何他們兩人又來報仇。如何才把自己右臂打折了的源源本本說了一個備細末了才說出這一躺來到師傅府上一來是因爲多年不見了。師傅特地前來請安二來因爲江南沒有好傷科自己這臂膀要是醫不好不但不能做事簡直還有性命之憂所以來拜求師傅念在多年師弟的分上替自己醫治一下曾鵠聽了道原來如此不過范大哥你有所不知家父近十年來由外功轉內功說修真養性不但可以把武藝練的越精簡直還可以超凡入聖換骨脫胎因此心裏憎厭城中囂雜在六年前便到城北八九十里地的伏虎山上結了一座茅菴實行修道范大哥這一次真是來的不巧。咧范立功愁眉苦臉道這便如何是好想小弟的傷除了師傅怕沒人能醫常言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況且小弟利師。

傳不無香火之情。若是此刻趕往伏虎山求老人家去，他老人家未必會拒絕。小弟爲今之計，却要請問大哥一句：師傅一向在伏虎山上，不知見不見客？曾鵠道：家父在伏虎山上雖說與塵世隔絕，可是舍間的人每月總有三四次前去省視。今兒范大哥來了，如若到伏虎山上求見家父，想家父一定也心裏喜歡的。范立功這才轉愁爲喜，道：那麼事不宜遲，相煩大哥立刻便帶領小弟前去吧。曾鵠雙手齊搖道：不忙，不忙，此刻瞧辰光也該是未牌時分了，八九十里路如何能一口氣趕到？況且范大哥身負重傷，從日照城到伏虎山，盡是些荒僻小徑，不能坐車前去的。范大哥走路當然也沒有身子硬朗的人那們快，時間晚了請教在路上又往那裏宿去？今兒晚上不如請范大哥在舍間權宿一宵，待到明日清晨再行趕路吧。范立功只得低頭應允，當晚曾鵠宰了一頭鷄，做了幾色菜，款待范

立功和跟來的兵士們。范立功臂膀上的創痕痛楚難忍。憑你是山珍海味。他也無心下咽。只草草地吃了一點。下去曾鵠又殷勤招待。范立功到客房裏歇宿一宿。無話。第二天清晨。兩人便都起來了。盥洗已畢。吃了些早點。才準備上路。范立功依舊由兵丁們扶了。一行人出了日照城。迤邐着。便往伏虎山而來。只因范立功走不動路。所以大家都走的極慢。路上祇用乾糧充了一充飢。真走到紅日西沉。還是不曾走到。范立功便呻吟着。向曾鵠道。大哥怎樣。還不到伏虎山。小弟委實支持不住了呢。曾鵠安慰他道。大哥不用發愁。這伏虎山的山形。便宛然如同一頭伏着的猛虎一般。因為象形才得名的。范立功依着曾鵠所指點的望去。果不其然。前面一座山頭形勢好不雄壯。地勢西邊高東邊低。那隆然高起的地方。宛然是猛虎。山頭形勢好不雄壯。地勢西邊高東邊低。那隆然高起的地方。宛然是猛虎。

虎的腦袋西邊一帶山崗微微地有些彎曲真和猛虎尾巴相似才相信伏虎山三字果然名不虛傳不由得精神爲之一振不過那些山路用眼光看時覺得相離很近及至走將起來一時却又不得就到一行人好容易才到了伏虎山脚下仰起脖子來瞧那太陽時只見在西邊已是只賸下半個了還有半個早已埋在地面之下透出的半個却紅得血也似的比日中時大了許多范立功這時也無心細看便跟隨着曾鵠舉步登山原來這座伏虎山山上並無人跡所以上山的路徑也沒有石級祇是一條攀確不平的羊腸小徑平日間被那些樵夫們走順了才略具路的雛形兩邊儘是些長林豐草樹林裏面不住的虎嘯猿啼聽的范立功毫毛一根根直豎起來約摸又走了三里多路才見半山裏有一座茅屋曾鵠便道到了到了說罷搶上一步用手叩門來開門的却是一名十二三歲

的孩子見了曾鵠叫了一聲。爸爸曾鵠應了一聲便問祖父在家嗎。孩子道在家原來這孩子便是曾鵠的兒子在山上服侍曾九爺的。哩。曾鵠見父親不會出去便回身向范立功招了招手。范立功不敢怠慢扶着在兩名兵丁的肩上舉步便跨入門限誰知不跨進去猶可一跨進去時不禁大叫了一聲道我命休矣原來茅屋中間却蹲着有一頭吊睛白額的猛虎。只見那虎張牙舞爪像是要撲上范立功身來的光景。范立功心頭枯憊自己因耽擱折斷沒人醫得所以特地上山東日照來找師傅替自己醫治誰想師傅曾九爺偏偏棄了家庭在伏虎山修半什子的道好容易千懇求萬懇求懇求師兄曾鵠帶領自己上得伏虎山來及至到了師傅茅屋跟前已是。一身大汗更兼創痕又痛澈心肺畢竟自己性性命要緊無論怎樣艱難困苦只好咬緊牙關忍受着巴望見了師傅立刻把自己

的痛苦消除。誰想爲山九刃還是功虧一簣。腳才跨進門才叩起脖子來。瞧不免嚇的屁滾尿流。原來屋子裏蹲着一隻吊睛白額斑爛猛虎見了范立功便張牙舞爪像是個要撲上身來的光景。范立功心想自己好生命苦欲待返身逃命因爲腔膊上的創痕關係連腿裏也不是使不出勁來。倒是那孩子早已瞧出范立功懼怕的神情來便忙着擺手道不要緊。這是我家祖父養着的從不傷人說時便走向猛虎跟前叱了一聲道孽畜說也可怪這一聲叱罵便立刻叱罵得那猛虎馴伏的如同縣羊相似。只見他懶洋洋地伸直前腿打了個懶欠一條鐵棍般的尾巴也就到拖着一伏身便吧個腦袋擋在兩條前腿上閉了雙目像是要睡熟的光景。孩子走上一步伸出一隻小手去撲那猛虎的腦袋道這是客你不要認錯了人你還是安心睡你的覺不用多管閒事吧可笑那猛虎竟似通靈。

的一般聽了這話便把腦袋點了幾點接着翻身睡倒鼻息停匀那腹部一起一伏的果然睡着了范立功這才放大了膽跟隨曾家父子穿道了一個院子向曾九爺起坐的屋子裏走來范立功邊走着邊笑道大哥你這位令郎真個是初出乳貓猛於虎咧偌大的一頭大蟲在他手裏竟比貓大還柔順這不是將來強爺祖的預兆嗎孩兒接口道這是老伯跨獎小姪了其實這虎只認得熟人早就被祖父訓練得沒了野性不信老伯在這裏住上十天八天那孽畜一般地也會聽老伯差遣咧范立功見這孩子生的伶牙俐齒忍不住便從心坎裏喜愛他起來伸出手去在那孩子頭上摩挲了一下道倒不曾動問得老賢姪叫甚麼名字孩子還沒有接口曾鵠急代他答道他叫阿喜這兩個字還是家父題的因爲老人家歡喜他所以才題做阿喜咧正說之間已到了曾九爺起坐的屋子裏了。

曾鵠上前稟明了情形，范立功便跪下，正待叩頭時，只聽得曾九爺朗朗說道：「你吃脢受了傷，行禮時不方便，快起來吧！不用多禮了。」范立功依言站了起來，曾九爺綁了綁眉道：「你這吃脢留着，不但成了殘廢，簡直的還有性命之憂。咱看還是截掉了的乾淨，不知道你心裏可願意不？」范立功哭喪着臉道：「這個師傅還用管？弟子願不願嗎？只要保得住弟子的性命，便是把兩條吃脢都截了，弟子却還是感激師傅的咧。」曾九爺點頭道：「如此甚好，不過咱还得叮囑你一句話：你截掉了這條吃脢之後，不准記下仇恨，不准前去報復，必得你答應了咱才好動手替你醫治。」范立功聽了這話，不禁怔住了半晌，道：「師傅怎麼只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弟子吃了這們一個大虧，那有不想報仇雪恨的道理？師傅吩咐的弟子，萬萬不敢從命。曾九爺正色道：「不然，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該知

道。大凡江湖。上。的好漢。互。相。仇。殺。大。都。是。在。過。去。的。無。量。數。割。中。種。下。了。
因。今。世。才。收。那。們。惡。果。的。要。是。今。世。報。復。得。過。了。分。未。免。又。爲。未。來。的。無。
量。數。割。種。下。惡。因。咱。做。師。傅。的。這。幾。年。來。已。把。這。一。層。道。理。大。澈。大。悟。
所。以。心。平。氣。和。覺。得。恩。仇。兩。字。都。不。值。得。看。得。怎。樣。重。大。咱。這。會。子。勸。你。
不。用。去。報。這。條。胫。膊。仇。的。便。是。怕。你。們。冤。冤。相。報。這。筆。舊。賬。永。遠。不。得。勾。銷。
那。時。豈。不。是。無。益。而。反。有。害。嗎。所。以。做。師。傅。的。爲。你。打。算。截。掉。一。條。胫。
膊。便。是。要。報。仇。究。竟。也。比。沒。有。截。掉。的。時。候。不。方。便。些。倒。不。如。把。紅。塵。看。
破。了。在。做。師。傅。這。裏。和。做。師。傅。的。一。同。學。道。了。吧。但。不。知。你。意。下。如。何。
九。爺。說。完。話。偷。瞧。范。立。功。的。神。色。見。他。頗。有。不。以。爲。然。的。光。景。知。道。看。破。
紅。塵。四。字。是。勉。强。不。來。的。便。繼。續。說。道。你。不。肯。出。家。咱。也。不。來。勉。强。你。只。
不。過。你。若。要。報。仇。咱。就。不。替。你。醫。胫。膊。孟。子。道。人。性。本。善。佛。說。狗。子。也。有。

佛性這裏山上的大蟲尙且被做師傅的調弄的馴服了。你萬萬須容納。師傅的這個忠告范立功是素來知道。曾九爺的脾氣要是違拗了。他怕他老人家心裏不快活。倒不如此刻答應了他。暫時搪塞一下。往後再看事行事吧。主意已定。便含糊答應道。師傅金玉之言。弟子那裏敢不聽。弟子往後準定不再存甚麼報復的念頭。也就是了。曾九爺聽了大喜。本來是坐在蒲團上的條地。便站了起來。道好那麼咱便立刻動手替你截掉了這腔脰吧。說時便招呼范立功到自己臥室裏教他躺平在床上了。曾鵠和阿喜便也跟了進來。曾九爺吩咐他們兩人站得遠些。自己再動手替范立功解開衣服。把那創痕詳細看了一遍。不由得嘆口氣道好利害的家伙。虧你忍了。這們些時候。范立功聽了。忍不住淚眦。瑩然當下。曾九爺又吩咐阿喜拿一隻空碗去舀碗水來。曾九爺雙手捏了個訣。向水裏。

一放說也。奇怪這碗水本來是冰冷的。可是給曾九爺。這們裝神弄鬼地一捏了捏訣。頓時便如在炭火上燉過的一般。立刻沸了起來。曾鵠和阿喜知道他老人家神通廣大。這些頑意兒已是司空見慣的了。所以站在一邊並不希罕。只有范立功當初跟曾九爺學武藝的時候。曾九爺還不曾研究法術。因爲在江南做官不在師傅跟前伺候。所以沒有瞧見過師傅使法術。今兒驀然見師傅容容易易的便會把一碗冷水立刻變成沸水。好似變戲法般。眼皮兒一霎老母雞簡直便變了鴨嘴心坎裏那有不納罕之理。便目不轉睛地瞧。師傅拿了這碗水。有何用處。却見曾九爺接過了水。接着吩咐曾鵠動手把范立功衣服掖好。擣掇舒齊。曾九爺才慢條斯理。價駢着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在水裏蘸了蘸。邊蘸邊便替范立功那條脰膊上范立功的脰膊雖然斷了。可是知覺。須不會全失。這水蘸了。

敷上去時好似用滾熱的熨斗在熨他皮膚般那熱氣剝那間便傳佈全身熱氣過處這條胳膊便不期然而然的失了知覺曾九爺瞧是時候了便叮囑范立功閉上雙目說這截胳膊的玩意兒旁人看了尙且要心驚肉跳何況是你自己要是瞧見了自己的胳膊被利劍所截那一種血肉模糊包管會立地暈了過去學仙學佛都講究一個心字道家說心爲血海佛家說相由心造心這件東西最爲神妙不測譬如做師傅的替病人施術憑仗做師傅的這一點道行自信決不會鬧出亂子來可是要是你自己瞧見了自己的胳膊那們難看時準定會疑心自己怕就在這個上頭送了性命的你不作此想則已你一作此想可就保不住不發生忿枝兒呢范立功聽了師傅一席話也就敢不息慢趕忙把雙目閉上曾九爺見是時候了便把那一碗水依舊遞給阿喜自己却掉轉身軀摘下壁

上掛着的那柄寶劍來。教曾鵠在范立功。膀胱底下。襯了一張油紙。曾九爺。伸出左肉去。按住了范立功的膀胱。右手執着寶劍。却似肉鋪子裏的掌櫃。他切肉一般。輕輕的向膀胱和肩胛相聯的地方。切了下去。說時遲。那時快。一條膀胱便伶伶俐俐地切了下來。畢竟曾九爺藝高人胆只見他大回身。接過水碗來。輕輕喝了。一口在嘴裏。向范立功創口上噴去。那水便和細雨一般。可怪水點噴到的所在。竟有止血的功效。范立功膀胱雖然切斷了。血却一點都不曾損失。曾九爺這才慢條斯理。價替范立功把創口包紮停當。列位看官。范立功這一條斷臂。給曾九爺不費吹灰之力。便切了下來。估量起前後的時間來。祇費掉喝一盞茶的工夫。可是包紮舒齊以後。范立功養病的工夫却大了。可憐范立功在山上足足養了有一個月之久。創口才結了痂。范立功傷雖醫好了。可是却變成了。

個獨臂將軍曾九爺。瞧他模樣可憐。便道你如今祇賸了一條乾瘦。也不必再去當甚麼牢什子的營官了。還是揀一樁清閒些的差使。將息將息。你的身體吧。做師傅的有個親戚。現任直隸大名知府。前幾個月裏寫信來要我替他找一個充當捕快頭兒的人才。我想把你舉荐去。真是再合式也沒有。欲知曾九爺如何把范立功薦到大名去。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結茅菴妙術起沉疴 指迷途片言消宿憾

五〇八

小武俠

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二十九回 指桑罵槐太尊疑捕役 將星替月劇盜聘名娼

話說曾九爺因爲有個遠親現任直隸大名府知府託曾九爺留心物色一個可以充當捕班頭兒的人才估量這事情范立功還可以對付得便修下書信託范立功帶到大名府去信上說來人便是小徒姓范名立功雖然膀大腰圓了一條可是他還算能傳老夫衣鉢的更兼他充過江南緝私營的營官緝捕盜匪是他最擅長的本領前次接信知道尊衙少一個捕役頭兒現在姑且把他舉荐前來合式與否請太尊自己裁奪吧那知府知道曾九爺是個了不得的人物強將手下無弱兵自然他舉荐的決不會錯所以看了書信便立刻傳范立功進衙問話范立功把自己履

歷。背。了一。遍。知。府。便。拱。了。拱。手。道。營。官。雖。小。究。竟。也。是。朝。廷。一。命。之。榮。和。捕。役。不。同。本。衙。門。都。頭。一。缺。未。免。有。屈。老。兄。些。不。然。既。是。九。爺。所。荐。本。府。却。也。就。顧。不。得。这。些。了。權。且。倍。重。大。才。替。大。名。府。闔。府。的。百。姓。們。安。良。除。暴。往。後。等。本。府。瞧。機。會。或。是。荐。你。出。去。或。是。稟。明。上。憲。替。你。開。復。原。官。這。一。點。本。府。決。計。留。在。心。上。你。安。心。幹。去。就。是。乃。范。立。功。是。知。道。官。場。儀。注。的。忙。請。下。安。去。道。太。爺。說。那。裏。話。來。不。論。是。官。是。役。都。一。樣。替。國。家。出。力。况。且。這。差。使。又。是。敝。業。師。派。的。沐。恩。決。不。敢。和。敝。業。師。違。拗。太。爺。有。甚。麼。事。情。只。管。吩。咐。沐。恩。就。是。知。府。聽。了。十。分。快。活。便。傳。齊。全。班。捕。役。教。一。律。聽。候。范。都。頭。調。遣。范。立。功。從。此。便。一。心。一。意。在。大。名。充。任。都。頭。畢。竟。曾。九。爺。三。字。在。綠。林。中。赫。赫。有。名。江。湖。上。那。些。偷。鷄。翦。綢。和。軟。進。硬。出。的。朋。友。一。聽。是。曾。九。爺。的。徒。弟。投。鼠。忌。器。不。由。你。不。避。之。若。浼。便。是。打。家。刦。舍。的。

綠林好漢也覺得礙手礙腳要做案子甯可到旁的地方去多做一樁。倘若是萬不得已決不肯輕易到大名府來漏臉。因此范立功做了一年的都頭地方上總算毫無不驚年終考績上憲把緝捕的功勞都歸之於那位知府那位府太爺便高升而去後任的知道前任所以能穀升官全仗范立功勤於緝捕的緣故自然越發把范立功敬愛起來照情理上講范立功在大名府幹了好多時候上面官府下面百姓一律都稱贊他有本領范立功也該心滿意足的了誰知後來范立功還是愁眉不展臉上全不見有半點笑容你道如何其間却也有個緣故原來范立功見江湖上朋友都講交情不肯到自己轄境上來做案子心下也未嘗不歡喜一連數月地方上不但沒人來報盜案連竊案也稀少得很誰知安靜了幾時却有一夥強盜接二連三在大名府該管的地界上做了十幾件案子。

而且一律都是明火執枚嘯聚同夥在百人以外當然不能算是癱瘓之患所不幸中引爲大幸者總算那夥強盜還多少講一點交情所以不曾有甚麼刀傷事主以及殺死人命的頑意兒夾雜在裏面才算替范立功留面子可是這些盜案報到了府裏却發生許多麻煩來了却說那知府因爲前任以勤於緝盜四字升的官前任一走盜案就接二連三的不斷起來若是便這們呈報出去呢上峯拿自己和前任一作比較哎喲那時節撤任的處分是無論如何免不了的咧爲今之計保全功名要緊自以不報或是遲報爲上策因此這些盜案一古腦兒都擋了起來想等破了案再報出去於臉上可以好看些不過范立功范都頭在前任手裏他如何等出力怎麼一換了官地面上便立刻出了這們些盜案連小嘍囉都不會見范都頭抓到一個莫不是他有意和本府刁難也許本府無意中

得罪了他。所以他想出計較來和本府抬槓。往往常聽見人說捕快和強盜原是一鼻孔出氣的。那麼這些強盜案便是范都頭指使的這話也未嘗不合情理。知府越想越氣立刻傳本待范都頭上來排揜他一頓可是轉念一想萬一怨恨積的越深了生出旁的岔枝兒來須不是頑的這們一想才不曾真的傳范都頭來當堂和他過意不去可是這個氣要是完全不發洩呢又覺得心有未甘便借了旁的事情在公堂之上把范立功着實指桑罵槐了一陣。范立功又不是泥塑木雕的那有聽不出來的道理退了堂回到家裏直氣的發昏便咬牙切齒定要捉住那狗強盜報了這仇才可以把自己的名譽恢復當下便撥派手下的夥計們去打聽這一夥強盜究竟是甚麼路數夥計們回來報告說這夥強人是從旁的山上分出來的檻枝他們的老巢並不屬於大名該管的新巢却在大名府。

轄。境。老。巢。的。強。盜。從。不。會。到。咱。們。地。界。上。來。過。新。巢。的。頭。領。一。個。姓。厲。的。
名。叫。什。麼。厲。雄。因。爲。他。們。只。圖。近。便。所。以。做。起。案。子。來。總。在。咱。們。境。界。上。
范。立。功。聽。了。暗。暗。記。在。心。裏。只。因。手。裏。沒。有。兵。權。強。盜。這。們。無。法。無。天。府。
太。爺。又。不。曾。報。上。去。須。不。能。向。上。憲。請。大。兵。來。痛。剿。聽。說。那。厲。雄。是。武。顯。
揚。的。徒。弟。武。顯。揚。畢。生。就。沒。有。傳。過。第。二。個。徒。弟。自。然。這。厲。雄。不。是。等。閒。
之。輩。武。顯。揚。的。武。藝。並。世。沒。有。對。手。有。其。師。乃。有。其。弟。自。己。和。厲。雄。也。就。
要。想。一。個。對。一。個。能。要。的。過。他。范。立。功。籌。思。再。四。總。是。沒。有。好。方。法。可。以。
滅。掉。這。一。夥。强。徒。那。不。做。美的。府。太。爺。又。催。促。范。立。功。破。案。急。於。星。火。言。
下。大。有。如。再。不。破。案。也。就。要。以。對。待。普。通。捕。役。的。方。法。對。待。自。己。的。意。思。
所。謂。對。待。普。通。捕。役。的。方。法。說。不。得。便。是。要。出。比。杖。咧。那。三。日。一。小。比。五。
日。一。大。比。的。頑。意。兒。未。免。要。難。爲。皮。肉。這。們。便。給。知。府。一。催。逼。直。催。逼。的。

范立功走頭無路。及至十二月裏，府太爺忙着過年，才催逼的好了些兒。也是合當有事。這天范立功因爲新年裏本官封印停辦公事，城廂裏面大家小戶誰不是休業嬉游自己也就權且把心事擋起。在新年裏隨俗玩他幾天。年初二便有個捕役請他到家裏去吃新年飯。所以到了已牌時分便踅上街來。誰知無巧不成書，在平安店門首偏偏和厲雄打了個照面。只不過范立功和厲雄倆彼此雖然久仰大名，可從沒有機會會過面。所以厲雄身軀的修短面貌的肥瘦范立功腦筋裏發誓也沒有絲毫影子。雖是照了面，兀是不知道這人便是厲雄。不過范立功江湖上經歷了這們些年代，一雙眸子何等利害，人家的臉蛋兒一入他眼簾，這人秉性是善是惡便立刻胸中可以雪亮。因此這天他瞧見了厲雄和王小二倆心頭不禁暗暗惱悶。這兩人決計不是善良之輩，多只爲自己此刻急。

於。要。到。人。家。吃。飯。去。沒。有。工。夫。管。這。筆。閒。帳。況。且。又。不。知。道。這。人。便。是。厲。雄。才。容。容。易。易。丟。開。了。手。否。則。自。已。正。爲。了。這。姓。厲。的。嘔。氣。劈。面。相。逢。準。要。和。他。拚。個。你。死。我。活。任。憑。請。吃。飯。的。是。龍。髓。鳳。肝。也。得。丟。下。捉。拿。厲。雄。要。緊。叵。奈。范。立。功。和。厲。雄。是。不。認。識。的。所。以。才。會。失。之。交。臂。一。心。只。想。先。去。吃了。飯。再。來。盤。查。這。兩。個。傢。伙。列。位。讀。者。瞧。在。下。這。部。朔。南。大。俠。傳。瞧。到。這。裏。準。定。要。拍。案。而。起。替。范。立。功。大。呼。可。惜。不。過。文。章。須。從。兩。面。看。却。幸。虧。這。們。一。來。厲。雄。才。不。致。立。地。身。入。囹。圄。原。來。范。立。功。自。從。到。大。名。來。充。任。都。頭。之。後。綠。林。中。人。知。道。了。使。立。刻。替。他。起。了一。個。混。名。叫。做。獨。臂。都。頭。厲。雄。既。在。綠。林。中。人。知。道。了。使。立。刻。替。他。起。了一。個。混。名。叫。做。獨。臂。見。了。厲。雄。竟。西。燕。東。勞。當。面。錯。過。至。於。在。厲。雄。和。王。小。二。一。方。面。呢。却。雖。是。和。范。立。功。不。曾。廝。會。過。然。而。一。瞧。范。立。功。的。那。一。支。斷。臂。再。一。瞧。從。頭。

到脚全是公門中的打扮不用說兩人都會從恍然裏鑽出個大悟來。一
口咬定這人便是大名府衙門裏緝捕的都頭。咧俗話說的好叫做賊人。
心虛厲雄和王小二倆憑他渾身是胆可也不由你不胸前小鹿突突地
亂撞起來臉上也就自然而然流露慌張的形色。幸喜范立功祇料定這
兩個不是好東西滿心以爲不過是地痞流氓之類決不是著名的大盜。
因爲著名大盜決計沒有那們的胆子敢來府城裏漏臉。這一來却造化
了厲王二人總算不致當場出彩。只見厲王兩個一脚併作兩步回到了
客店裏自己租的房間裏面一邊向房裏鑽一邊趕忙砰的一聲響亮把
房門關上。王小二屁股坐在牀沿上吐出了舌頭叫了一聲微倅厲雄。
也有失魂落魄似的低聲說道也不知是那兒來的晦氣偏偏會撞見了。
馬子那馬子吃膄只有一條準定是狗娘養的叫做甚麼范立功無疑咱

們。弟。兄。倆。的。行。藏。既。然。落。在。他。眼。裏。還。是。三。六。著。走。爲。上。著。吃了。眼。前。
虧。須。不。犯。着。況。且。去。年。一。年。咱。們。在。狗。娘。養。的。地。面。上。做。案。做。的。太。多。了。
要。是。三。不。知。的。便。吃。他。撈。了。去。一。椿。椿。審。問。起。來。須。防。吃。不。了。兜。着。走。咧。
王。小。二。點。頭。道。照。啊。三。六。著。走。爲。上。著。咱。們。在。牢。什。子。的。城。圈。裏。范。立。
功。如。若。要。奈。何。咱。們。時。便。如。甕。中。捉。鼈。一。般。咱。們。自。然。該。凡。事。見。機。些。王
小。二。說。到。這。裏。却。頓。了。一。頓。好。一。會。兒。才。道。不。過。……可。怪。王。小。二。接。連。
說。了。十。幾。個。不。過。畢。竟。不。過。些。甚。麼。王。小。二。却。始。終。沒。有。說。得。出。來。厲。雄。
便。連。聲。催。促。道。不。過。甚。麼。二。哥。快。說。吧。沒。的。耽。擱。了。時。間。要。是。那。廝。真。個。
唇。吻。等。他。回。答。誰。想。厲。雄。不。催。時。王。小。二。不。過。有。些。口。吃。此。刻。厲。雄。一。催。
王。小。二。驀。地。却。紅。漲。了。雙。臉。連。不。過。兩。字。都。有。些。說。不。上。口。了。厲。雄。瞧。光。

景胸中已是雪亮便拍手道哦咱明白了二哥不是丢不下那雲仙姑娘嗎王小二心事給厲雄猜準了臉上越發紅的利害起來可是偷眼瞧厲雄笑嘻嘻地在等着自己答話自己却在勢又不能不答話便把腦袋點了幾點算是承認厲雄猜的不錯厲雄指着胸脯道這個可容易的很咱們祇須拿銀子去把雲仙姑娘買得來和咱們一起回山豈不乾淨可是有一層却不可不防咱們這般霹靂火箭地要娶雲仙怕惹那鴉兒敲咱們的竹槓化錢事小討價還價糟蹋光陰關係反大呢王小二聽到這裏心想自己此刻也就不必再吞吞吐吐了反正厲雄又不是外人便是說的急色些料想厲雄不致便會嘲笑自己的心中把一個橫字打了頭嘴脣和舌尖兒頓時也靈活了許多便笑了笑道身價呢昨兒晚上雲仙已經親口告訴過咱說他的媽媽只要一千銀子做棺材本便千肯萬肯

的了。不過咱娶了個女人回去。老弟你如若不照樣娶一個時。未免教咱心下過意不去。乾脆些便連荷珠也一起娶了吧。厲雄把腦袋搖的和博浪鼓般。道荷珠的姿色不及雲仙遠咧。小弟因爲短中取長。所以才挑了他。的若說要娶將回去。小弟心中却還想挑個比荷珠更漂亮的咧。事不宜遲。二哥要娶雲仙也該趕快些。小弟此刻便替二哥做媒去吧。請二哥留在這裏。吩咐孩子們收拾行李。要緊。王小二站起身來。向着厲雄一拱。到地道有勞老弟愚兄感激非淺。厲雄還禮不迭。道自家弟兄說甚麼客套話。說到這裏。便忙着掉轉身軀。重又出了平安店。往雲仙家而去。這回可不似昨天情哥兒般了。只見他大模大樣跨進大門。雲仙家裏上上下下的人也都認得他了。便你也一聲厲老爺。我也一聲厲老爺叫的應天價響。厲雄得了王小二的教導。知道到這種所在來。不能不拉架子。所以。

只從鼻子裏有聲沒氣地答應了幾聲。更不多和他們兜搭徑自投奔雲仙房內而來。一眼瞧見雲仙還是和昨天一樣在梳妝台跟前梳那髮髻。見了厲雄便笑着從鏡子裏向他點頭道厲老爺果然不曾失信說就來真個沒多耽擱咱適才在你們走後動手梳的頭此刻連頭髮沒通好厲雄爺都已經來了。可見你們男人家畢竟趕路趕的快要是換了咱們怕此刻到平安店才走得一半路哩。厲雄見雲仙梳頭時雪也似白的脖子整個兒顯露在外面那皮膚簡單細膩到了極點不由心中動一動可是臉上却萬萬不便顯露出來忙用話遮掩着道姑娘說那裏話來你們嬌怯怯的身軀又是把腳裏的水紅菱般怎麼可以和咱們男人賭跑路呢。要出門起碼坐一項小轎你姑娘如若嫁了咱們王二哥時將來準有坐綠官轎的指望雲仙笑的格格地道厲老爺你昨兒到這裏來還不大瞧

見。你。肯。開。口。說。話。怎。麼。一。天。的。工。夫。便。學。的。咭。咭。呱。呱。連。笑。話。都。會。說。了。
呢。你。說。咱。嫁。給。王。老。爺。坐。綠。呢。官。轎。咱。怕。前。世。裏。不。曾。敲。過。木。魚。懶。蝦。蟆。
也。就。不。敢。想。吃。天。鵝。肉。咧。倒。是。咱。們。荷。珠。姐。姐。嫁。了。厲。老。爺。坐。在。綠。呢。官。
轎。裏。很。覺。像。樣。厲。老。爺。你。提。起。王。老。爺。他。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怎。麼。會。
怕。羞。起。來。厲。雄。正。色。道。咱。們。頑。笑。是。頑。笑。正。經。是。正。經。揭。開。天。窗。說。亮。話。
咱。是。給。王。老。爺。做。媒。的。好。姑。娘。你。怎。麼。儘。着。大。模。大。樣。也。不。站。將。起。來。謝。
一。謝。這。大。媒。翁。呢。雲。仙。還。當。是。頑。笑。話。咧。所。以。含。羞。帶。笑。一。聲。兒。都。不。言。
語。厲。雄。瞧。雲。仙。的。神。色。知。道。他。還。不。甚。相。信。便。編。了一。大。篇。謊。話。告。訴。他。
道。姑。娘。別。當。是。頑。笑。老。實。告。訴。你。吧。咱。適。才。從。這。裏。回。去。却。接。到。了。督。署。
裏。一。位。文。案。老。爺。的。信。說。督。憲。有。委。咱。們。哥。兒。倆。做。督。標。營。官。的。意。思。
所。以。特。地。來。通。信。教。咱。們。趕。快。上。保。定。府。去。咱。們。二。哥。看。了。信。說。要。是。便。上。

保定去呢。委實有些捨不得。你姑娘要是不去呢。又捨不得那官職。所以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計較來。準備娶了姑娘一同上省去。不知道姑娘意下如何。雲仙聽說嫁王小二便立刻可以做官太太。他本來瞧見王小二人物粗獷。所以一晌祇把假情假意來對待他。嘴裏口口聲聲說嫁他。也是灌的米湯。想多弄他幾個錢。那裏真肯嫁給他。說要一千兩銀子身價。也是想教王小二知難而退的意思。如今見厲雄說的這們鄭重。其事料想上省做官決計不假畢竟窯子裏的姑娘們虛榮心重。想起做官太太。坐在官轎裏面吆吆喝喝的那種威風。頓時便肯了起來。連忙掉轉口風。道奴相信老爺是個正人君子。說的話不會假的。不過這是大事須得與咱們媽商量一下……雲仙說到這裏。便直着嗓子叫道。媽啊。媽啊。那老鴟聽雲仙叫的很急忙。不迭的便邊答應邊踅了過來。見厲雄在房。

裏坐着便暗笑道哎喲厲老爺來了嗎老身忙着瞧廚子們弄菜所以竟不曾聽見聲息說到這裏又掉轉身軀來問雲仙道你又不是吃奶的小孩子怎麼一刻兒工夫便媽啊媽啊的鬧不清楚呢雲仙嘆噓一聲笑了出來道媽又胡扯了厲老爺叫請媽出來有話商量呢老鴉只得問厲雄道厲老爺有何吩咐厲雄便把王小二要娶雲仙的話得略說了一遍老鴉合掌當胸念了聲阿彌陀佛道不瞞厲老爺說俗話說的好叫做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女兒養了一輩子也是別人家的嫁了王老爺那們一位女婿老身也就心滿意足的了可是話得說回來雲仙雖然不是老身親生的但從小老身就格外疼他記得他初來的時候真個是黃毛丫頭好容易老身把他調埋的水葱兒相似上得大人老爺們的青眼要是計算起花掉的錢來時可以用銀子照樣打出個和他一般兒長短肥瘦的人

來老身。此刻年紀又老了上來。常言道養兒防老。積穀防飢。老身的棺材本。自然謂着落在他身上。所以王老爺要娶回去。老身也沒的旁的指望。只指望王老爺隨意賞賜幾兩銀子。總教老身不虧本。也就感恩非淺了。雲仙在一旁聽着。生怕老婆子說銀子的數目時說的少了。和昨兒晚上自己親口告訴王小二的那數目不對。豈不要教王小二多心。所以不等老鵝說完。便插口道。媽啊。咱已經告訴王老爺。咧教王老爺拿出一千兩銀子來。給媽做棺材本。媽你瞧可好。老鵝聽說是一千兩。由不得又驚又喜。起來驚的是雲仙。要這價錢要的太高了些。怕王小二魚兒不肯上鉤。豈非弄巧。反揣喜的是雲仙。雖不是親生的。可還算有天良。知道替媽爭棺材本。自己總算不會白疼他。老鵝心頭悽愴了一陣。還沒說話時。早聽見厲雄開口道。一千兩銀子便宜的很。厲雄說罷。便在銀包裏面揀出幾

錠元寶來一字雙排開在桌子上道請媽媽點收了吧老鴟想不到厲雄非但不會還價而且銀子又是現付這十來錠元寶放在桌上光華燦爛耀的人眼睛都花了忍不住兩顆眼珠子骨碌碌地在這銀子週圍團團亂轉誰想那厲雄忽地想着了甚麼事情驀然間却雙眉倒剔兩眼圓睜倒帶累老鴟和雲仙倆都嚇了一跳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小武俠說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三十回 明珠細馬騙娶嬌娃 烈火乾柴姦通盟嫂

話說那搗兒瞧見桌子上一字兒排開放着許多元寶。常言道：姐兒愛俏。兒們開這窯子迎新送舊爲的是甚麼？不用說爲的是這牢什子的銀子了。如今銀子已是送到了咱兒面前。轉瞬之間便好鎖入自家箱篋裏面。謝也不用。謝得一聲。咱兒的心中便禁不住又驚又愛起來。兩顆眼珠子在銀子週圍週而復始。價打起磨旋來。他心下雖是對於這銀子表示滿意。可是也未嘗不含着疑問。第一怕這些銀子都是鉛的。萬一是厲王二。人設就了圈套。驅娶咱的女兒。那時節豈非人財兩空？可是轉念一想。鑄造鉛質的寶銀是犯法的大清律例上定有治罪專條。吃官府撈得去免。

不了須砍腦袋。料想那兩個傢伙未必會這們胆大。第二這們些銀子藏在箱篋裏面須防火燒打劫。賊偷存在人家鋪子裏面又怕那鋪子折了本錢倒閉。那時節豈非還是空歡喜了一場。不過這個祇能碰自家的運氣。此刻畢竟是該把銀子收藏起來才是正經。鴉兒心下正在轆轤般的轉着時。忽地那厲雄又開口說話起來道：「媽媽，你瞧瞧這銀子成色不錯嗎？」咱們立刻便要打發轎子過來接雲仙姑娘過門去。咧！鴉兒來不及答話。却忙着吩咐老媽子們幫忙。把銀子一捧捧的收了起來。直待箱篋上的鎖兒拍撻一聲響亮。鎖一個文風不透了。估量眼前總該萬無一失。這才來和厲雄商量。道厲爺老身適才本來已經說過那話了。雲仙這孩子雖然不是老身親生的。可是老身把他調理出來也着實費了一番工夫。現在王老爺要娶他去。婚姻大事要是太草率了。老身也交代不過這。

孩子所以老身還得雇了木匠漆匠替這孩子置備些嫁妝咧等王老揀了好日子老身却要大排筵席幾家親戚和雲仙的姊妹們大大的到咱們家來熱鬧一場就煩厲老爺回去上覆王老爺請王老爺把好日子不要揀的太近了擣掇掇掇至少要有一個月的時光今天是年初二王老爺要是揀在二月初頭便差不多了厲雄聽了睜大了兩隻眼睛冷冷地答道媽媽這話錯了若說置備嫁妝咱們爲官作宦的人遷調頻繁不能終身住 在一個地方的那些笨重的傢伙搬來搬去豈不把人都要累贅死嗎在媽媽是一番心意叵奈給王大哥瞧見了却顛倒價以爲是多此一舉咧況且咱們這一回又接到了督憲衙門裏的來信教咱們盡在今天便要動身趕往保定去媽媽和雲仙姑娘若是能答應的便該在一個時辰裏隨着咱們二哥動身上路若是不能答應的那麼便請媽媽退回

銀子等咱家二哥到了保定再娶嫂子俗話說的好叫做三條腿的蟾。怕沒處找兩條腿的婆娘到處有咱奉勸雲仙姑娘不要三心兩意了吧。厲雄說完話便瞧着雲仙微微含笑這時候雲仙的心下只是怕一個可以隱隱到手的官太太給人家奪了去。鵝兒心下却又怕厲雄退還銀子那四個字說的斬釘截鐵銀子畢竟是好的退還人家未免可惜兩人再四計議沒奈何才答應下來了。厲雄便吩咐院子裏打雜的去雇一乘小轎來一面又教雲仙隨身衣服上轎不必多帶東西說王老爺正實太太已是死了那位太太生前就最歡喜置備衣服單就皮的衣服而論便有幾百件之多現在都鎖着擋在一邊好姑娘你要是過了門便是一天換一件也休想穿的全咧正在說話之間院子裏的姑娘們都知道雲仙從良不由得一個個踅了過來伸頭舒頸的想瞧個究竟連荷珠也來了。

那荷珠一把耽擱便把厲雄拖到了僻靜之處埋怨他道厲老爺您好狠心王老爺把雲仙姐姐娶了去您那一晚是聽咱說過知道咱出身的咱在這院子裏簡直是度日如年指望早一天有個客人來把咱拔出火坑去怎麼您厲老爺不好和王老爺一般地伸雙金手出來救一救咱這苦命的女兒呢荷珠說時那眼淚便像珍珠斷線一般撲簌簌落了一衣襟厲雄也覺有些內愧可是又不便把自己嫌荷珠姿色不佳的話當面告訴荷珠聽只得臨時撒了個謊道好人不用淚眼婆娑你要明白咱可不比王老爺咱還有父母在堂雖然咱們做官人家三妻四妾是不希罕的可是也得告訴老人家一聲盡咱做兒子的規矩既是您肯真心跟咱喫苦等咱這一次回去稟明了堂上得一允許再趕緊到大名來和你贖身便了常言道千里姻緣一線牽了要你有心咱有意便是遲幾時成就那

姻緣也沒甚要緊。荷珠聽了這才破淚爲笑道那麼厲老爺您千萬記在心裏。奴決計在這裏等着您可是求求你老人家切莫一轉背便忘的干干淨淨了。咱便是等一輩子也願意伸長了脖子盼望您厲老爺的好消息。咧荷珠說到這裏眼圈兒不禁重又紅了起來。厲雄不免安慰了他幾句才回頭來瞧雲仙。幸喜雲仙已是擣掇舒齊了小轎也已抬了進來。安放前面院子裏正待指揮他們上轎時只見服侍王小二的那囉嘍忽忽地踅了進來。俯着在厲雄耳朵上悄悄地說道厲爺風頭緊的很適才有幾名捕快到平安店來盤問王爺的踪跡。幸喜他們不認識王爺給王爺支吾幾句把那幾個馬子都支吾走了。因此王爺說平安店不能再住收拾收拾此刻已出了城就在城外茶店裏等着厲爺會齊了好一同上路。教小人來告訴厲爺一聲說不定雲仙姑娘娶的成與不成教厲爺趕緊

出城去。厲雄聽了，點點頭，便拍手向鵝兒道：「如何咱原說這裏不能多耽擱。據這當差的來傳話說，省裏又來了一封書信，信面上批着五百里加急字樣，是從驛站上騎了快馬送來的。說今天若不動身督憲那差事，便要派給別人了。雲仙聽了，便道：『既是這樣，奴也不多耽擱了。』媽媽在上受奴一拜，要就此告辭了。呢。厲雄忙着吩咐轎夫伺候，轎夫們轟雷也似答應了一聲。雲仙更不怠慢，婷婷嫋嫋跨進轎子。轎夫一聲吆喝，喝抬得上肩。那報信的囉哩，隨手牽過馬匹來。厲雄翻身上馬，別過鵝兒，護送着驕子出城而去。到了城外，和王小二會合在一處，一路向山上進發。好笑那個雲仙，滿想五花官誥做一做官太太的，誰料結果却偏生做了強盜的押寨夫人。可是生米已成熟飯，悟已嫌遲了。更並強盜山上關防何等嚴密，便是插翅也飛不出去。只得一心一意，在山寨裏廝守。王小二

強顏歡笑。雲仙暗暗心頭惄惄。想怪不道這姓王的傢伙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奴原說這人不像是個做官的。天下老鵠一般的黑做官的一舉一動。不論文的武的總該流露些官派出來。這姓王的開口罵人的媽閉口又罵人的祖宗吃飯的時候。好端端的摹地裏把一條大腿擋將起來。擋在凳子上。抱了膝蓋兒吃喝瞧他們到大名來嫖院的時候。倒也打扮的袍兒褂兒一步三搖極力模倣斯文人模樣。若不是觀察的人存心要瞧出他們的破了來。倒會給他們混過去。不會一時便露出馬腳來呢。誰想一到山上那的長衣服便無論如何不肯穿在身上了。不論出去做買賣幹打家刦舍的勾當。或是在山上大秤稱銀小秤稱金。却總是穿着短衣服。更兼一條髮辮兒。不是盤在脖子裏便是盤在頭上。有時連衣服上的紐釦都懶得扣。敞開着胸脯露出一身古銅色的皮肉來。身上出了汗。又

不大肯洗澡。北方人雖是嗜好葱蒜，可終沒有王小二那們歡喜得如同性命相似的身上的汗氣和嘴裏的葱蒜氣夾在一起，教同牀合枕，雲仙如何受得了？有時王小二還因爲吃東西吃的太飽了，腸胃一股氣被食物壓榨下去，忍無可忍，便啵的一聲從底下推了出來。王小二那時正值睡在牀上，要是能彀安靜些，呢倒也罷了。叵奈他想這股氣悶在被窩裏，不是事。不如把他攢出被窩去，也虧他福至心靈，居然會想出個絕妙的計較。只見他把條右腿伸的筆挺，地向上這一挑，說時遲，那時快，被窩便掀翻了一隻角。那股氣味本來悶在王小二肚子裏，找不出路的旱悶，的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好不容易找到了大腸的那一端，有扇後門才發一個很斬關而出，發出那啵的一聲，放號炮般的聲氣來。誰想出了肚子還教你在被窩裏悶的慌，如今多謝王小二的尊腿，這們抬了一抬這股氣。

味才得重見天日。不用說機會難得，當然沒有不趁着被窩掀翻的那所在。忙不迭的便鑽去之理。可是被窩角兒給掀翻了，雖然微露天光，指點你一條出路。可是正當那空隙的所在，便是被窩角外却偏生有一件障礙物堵住去路。你道這障礙物是甚麼東西呢？却原來被窩外還有一個長枕頭，長枕頭上端端正正睡着一顆雲仙姑娘的腦袋，又值雲仙姑娘香夢方甜之際，兩個鼻子洞兒不住的在一呼一吸，只聽得嗤的一聲響亮，鑽出被窩的氣味，却不偏不倚向雲仙鼻子洞裏直鑽進去。霎時間一陣噁心，把雲仙從睡夢中打醒。說時遲，那時快，却見雲仙把雙手扶着牀欄，不由得伸長脖子，便大吐而特吐起來。一個粉裝玉琢的姑娘們怎生過得慣？那們腌臘歲月免不了要迎風洒淚，對月長吁，暗想同一做强盜厲家叔叔畢竟腌臘這要好些，況且王小二雖說現在坐着強盜山上大。

王的交椅可是連花拳綉腿都不會學過那身體也如紙糊的一般不比厲家叔叔一枝肱膊伸將出來那一條條的青筋簡直有小指頭那們粗綻起在皮膚裏面估量他的那一股勁兒也就非同小可奴是不會和他同牀枕試過他的能耐記得年初一晚上他們弟兄倆來嫖院這厲家叔叔挑了荷珠那晚直到半夜裏他們兩個才雙雙就寢也多虧荷珠和厲家叔叔能殼旗鼓相當怪不道第二天起來荷珠臉上眼睛四週宛架了一副墨晶眼鏡般咧……雲仙到這裏擋不住心旌搖搖列位讀者雲仙是當娘子的出身熟魏生張迎來送往是他的慣技不比良家婦女腦筋裏面還多少有些貞操觀念娘子們壓根兒就不知道甚麼叫做貞操便是從了良嫁了人他們的人生觀也是不變的所以當代就有一位軍閥他在職的時候聲勢赫奕簡直偌大的中華民國全是他一人世界他

小老婆屈指計算起來。多至二三十名。大多數是從窑子裏弄來的。等到他冰山一倒便散了個精光大吉。這真合着一句俗話叫做樹倒猢猻散了。從姨子升做太太。再從太太降做姨子。原沒有甚麼希罕。可是他還有一位姨太太。雖然也是窑子裏出身。娶過去之後。却寵擅專房的。同時姨太太那裏及望他項背。據說當初幾是想謀縣知事或是稅差的祇要備了成千累萬的一副的重禮。送到這位姨太太跟前去。再跪下去叩他三個響頭。叫一聲乾媽。明兒將軍署裏便準定會下委札。甚至官場中謠傳說與有求將軍栽培。還不如求這位姨太太收做乾兒子的署缺比較快些。這位姨太太不但在將軍面前言聽計從。而且那軍閥刮地皮。尅扣軍糧。強賒硬借得來的銀錢。一古腦兒都交給這位姨太太。別的姨太太祇能按月支取月費。至於將軍的財政權。却是掌握不着的。這位姨太太得

軍閥的信任。達於極點。那麼論理。軍閥一旦下台。姨太太便該和他廝守一輩子。天理人情不論。從那一方面觀察。都不能下堂求去的。況且軍閥有名。雖下台。至於他的私產。還是好幾千萬。宮室。狗馬。一類的東西。還是要一樣。有一樣。和在職時。並沒兩樣。誰料在這種情況之下。那姨太太託名省親。獨自一人溜到了上海。便堂而皇之地。輦起姘頭來了。不多幾時。小白臉結識了三四個。拿着自己私蓄。盡量的向小白臉身上貼。從此覆水休。望重收。只丟下那孤另另的將軍。躲身在大連地方。搥牀拍枕。這樣瞧來。娘子們習慣成自然。軋姘頭爲第二天性。更不向生活問題了。做書的一時興到。竟把眼前的事情都拉扯來。敘述道咸時代故事。湖南大俠傳。裏。豈非冬瓜纏到了蘿蔔裏嗎。只得趕緊按下。且說雲仙既存了。這們一條心思。自然暗地裏好似下棋一般。在著着進行了。再一瞧。厲雄時。他雖

然。一時慷慨替王小二做了撮合山。把個雲仙設法。誰上山園可是過後思想也未嘗不懊悔。好似古人詩句中所說的。釀得百花成密。後爲誰辛苦。爲誰甜。一般況且又同在一個山頭上。却有兩樁心事。委決不下。第一天下。的美婦人。雖然比雲仙更美的不在少數。可是自己却不會親瞧見。過以致。把婚姻耽擱下來。第二。三個人同在一處。他們兩個成雙作對。何等愛好。自己却影單形隻。一牀被窩。每晚只有一半是閒著的。天理和人慾。交戰的結果。十回中到有九回是人慾戰勝的。厲雄本來是個不讀書。沒智識的人。不比那些愛好禮教。董陶的。不多少有些顧忌。所以厲雄等人慾戰勝了之後。便自言自語道。他媽的管他是嫂子也好是弟媳婦也好。有機會便玩他一次。也沒有甚麼使不得。姓王的他壓根兒就不會武術。是我推戴他才造化他做了一寨之主要是他能識相些一開一閉充

一充死烏龜呢。我們三個便糊裏糊塗誰也不用吃誰的醋幹到那裏是那裏要是姓王的牙齒縫裏舌頭尖上敢滾出半個不字來赫赫到了那时我便是玩一回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把戲也論不定的啊列位讀者大凡人類最危險的關頭便是明知不應當幹的却因爲天理尅制不住人慾的緣故便索性橫字當着到行逆施一直到了底像厲雄那們一條好漢也坐誤這一點上語休煩絮且說光陰迅速王小二和厲雄兩驕娶雲仙的那一天是正月初二其時雖說已是交了春令匝奈朔風凜冽吹在人的肌膚上還是如同剃頭鋪子裏用剃刀刮那鬍子般颼颼地作響。咧年光如同流水一般轉瞬之間桃花逐水柳絮吹棉已屆暮春三月風的方向也北風一變而爲東風吹在人的臉上便不覺得可畏更兼天公又循着老例隔了三天五天便下一場雨說也可怪雨師和風伯竟是一

般見識。在冬天西北風呼呼地刮。那人們不其然而然會感覺着寒冷。好似那冷氣便是西北風帶來的一般雨師見風伯行使他的權威。他老人家也當仁不讓。免不了寒雨淋浪。所以在冬天下一場雨便增加一分寒氣等。一到春天風伯既轉了方向。雨師也就會跟着湊趣。竟一場雨會增加一分暖氣起來。這天正值下雨之後。棉衣服便穿不住了。出了寨門向四下一望時。只見整個的一座山頭好似才洗過澡的一般。厲雄正和王小二倆在寨門口徘徊。忽地見有一個穿紫醬色衣服的人向山上疾馳。而來。王小二便忍不住指着這人向厲雄笑道。老弟。你瞧滿山草木都回復了青春的本色。好似畫家在一張白紙上潑翻了顏色缸。較之冬天草木枯落咱們這一座山頭和和尚的禿頭般露出石塊上的赭色來。時却又是一番光景了。今天最妙的便是這穿紫醬色的人在綠樹叢中走上。

山來。這分明合着咱在少年時代聽那些唱鼓詞兒的唱一句詩句叫做萬綠叢中一點紅。咧王小二說對顛頭播腦好生得意誰想厲雄却不會答話。王小二擰不住詫異起來忙着偷眼去瞧時只見厲雄正在望着山寨東邊一叢茂草裏有兩頭山雉在那兒馳逐這兩頭山雉湊巧是一雌一雄。雄的那一頭毛羽十分美麗正在拚命價追上前面那一頭雌的那一頭雌的雖然逃着可是逃的並不快瞧他模樣兒好似有意等待雄的追上身來一般果不其然一下子便給雄的追上了在厲雄的心中滿以爲也許是那雌的得罪了雄的所以雄的要追上前去啄瞎他眼珠子。咧誰知事實上却大謬不然那雄的追上之後更不怠慢便連身體撲將上去那雌的其時好似週身都軟化了所以只有屈伏的分兒休想有反抗的勇氣了老實便半推半就聽憑雄的如何擺佈可笑那頭雄的撲

在雌的身上。以後厲雄瞧的親切。那裏是要啄瞎他眼珠子竟如此這般幹起人類倫敦的頑意兒來。這一下却出乎厲雄意料之外由不得便瞧的出神了。王小二瞧了半天還不會瞧見厲雄目光注視着在甚麼地方。不禁心下納悶兩下裏一時間便都默默無言起來。正在此時却有一頭野獸滿身燃着火燄從草叢中鑽將出來向王小二身上撲去。王小二大叫不好欲知是甚麼野獸且閱下文。

小武俠說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三十一回 破涕爲歡登徒得婦 舍長用短，快遭擒

話說厲雄和王小二倆正在山寨門口觀玩景色。誰知從草叢墓地鑽出一頭野獸來。那野獸全身長着紅毛。如同火燄一般。冷不防的便向王小二身上撲去。王小二不免大吃一驚。及至定睛細看時。禁不住又啞然失笑起來。原來不是野獸。却是個人。咧不過這人穿着醬色衣服。趁兩人不防備時斜刺便鑽了出來。王小二膽子本來就不很大。又值他出神的當兒。幸喜不曾叫出聲來。惹厲雄笑話。便暗暗叫聲微倅。厲雄這時也扭過脖子去。細細地打量來。人却原來便是適才王小二說萬綠叢中一點紅。也就是自己派出去四下打聽有無過路客商的細作。嚶囉。只見這嚶囉。

氣喘吁吁地到了山頂見了厲王二人便下了個半跪道啓稟頭領小人。在山下打聽得有一幫到外口去採辦皮貨的客人打從這裏經過。一共有十多個人每人腰裏都有上千的銀子。小的打聽清楚了特地前來報與頭領請頭領的示定奪。王厲二人聽了此言不約而同都面有喜色却是王小二先開口道你瞧這一夥人中間有會武藝的沒有那嚶囉搖頭道都是斯文人不見得會拳棒。王小二聽說不會武藝心事先放了一半又接着問道那麼一定雇了有鑣客護送着的咧。你可瞧清楚了一共有幾個旗號上寫的是那家鑣行莫非又是老鑣行蓋家吧。嘍囉一發把腦袋搖的像浪鼓般道不如若有鑣客小的照例該在頭裏先行報告那有等頭領問起才說出來的道理。王小二聽到這裏一顆心便完全放下。了忍不住便側着臉向厲雄笑道一不會武藝二沒有鑣師這椿買賣看

來不必定要老弟親自出馬便是愚兄帶幾個孩子們也儘彀對付的了。老弟你瞧可好厲雄這幾天身子本來就有些懶洋洋聽了這話正中下懷可是面子上却不能不敷衍着道二哥你一個人去也好不過偏勞二哥教小弟如何過意得去王小二笑道好說好說自家兄弟何必客氣下一回倘若有難做的買賣那時節也要有煩老弟獨自前去咱們兩個只算扯了個直咧厲雄便笑着應了一聲道也好王小二好生得意當下忙着點起嚙嚙來教那穿紫醬色的做嚮導一窩風下山而去這裏厲雄吃過了飯眼睛裏瞧見的是黃鸝作對粉蝶成雙耳朵裏聽見的又是蜜蜂兒嗡嗡嗡的聲音只覺得滿山春色要是輕易便把這們大好春光辜負了未免有些對不起自己當下也就身不由主地踅向王小二和雲仙雙棲的那間綉房裏而來跨進門限瞧時却見雲仙因天氣嫌熱所以上身

祇穿一件單褂子。胸前一根銀練條兒繫着，在抹胸上那練條兒打的十分粗大。一楞一楞地隔了單大褂兒也還是隱隱綽綽瞧的出來。練條底下任憑你抹胸繫的再緊些可是一雙發酵的山東包子依舊躍躍欲出走路的時候一發顫顫巍巍地好似故意打扮的這般模樣來引誘厲雄的一般厲雄跨入房中坐定。雲仙便親自斟了一鐘茶送與厲雄道叔叔請喝茶厲雄兩條霍霍的目光却注視在雲仙胸前擰不住把個雲仙立刻便羞的夾耳根都通紅起來。厲雄自己知道這們失魂落魄地畢竟不是很雅觀便想找些話頭來和雲仙談天當下便搭赙着道二哥下山幹買賣去了。嫂子一個人不嫌寂寞嗎一句話宛似在雲仙心窩裏打了一拳般問的雲仙默然無語却低着脖子長嘆一聲眼圈兒接着便紅了起來竟有些要掉下淚來的光景這一來却教厲雄慌了手脚忙道嫂子爲

甚麼傷心難道二哥這一晌待嫂子不如從前了嗎好一個雲仙聽到這裏那脖子却越垂越低起來手裏拿了一塊手絹兒用右手捲着手絹角往裏搓去搓的圓筒相似直待放了手圓筒兒才散了開來恢復了手帕原來的形狀這們捲來捲去捲了好久才黯然道這件事情簡直前世裏作的宿孽咧不過奴心眼兒最明白只怪自己生的命運不濟從不知道怨天尤人要是讓一步說怨起這個來時不怪叔叔多心第一個却要怨你厲家叔叔是個罪魁禍首咧厲雄聽了渾如丈二長的和尚一時間再休想摸的着頭腦擰不住便愕然問道嫂子此話怎談咱聽了可還不明白呢雲仙見問才仰起脖子來瞧着厲雄微微一嘆道厲家叔叔你那天到咱們院子裏來做媒不是說王老爺在做官嗎如今請問厲家叔叔王老爺那個官到甚麼所在去了呢厲雄聽雲仙提起做官不做官的話才

明白雲仙所以見怪自己原因不由好笑起來道嫂子這話可錯了女人嫁了做官的不過貪他銀子多吃的好穿的好如今嫂子嫁了咱們做强盜的銀子和吃的穿的那一件輸似做官的來却顛倒惹嫂子抱怨這正是打那搭兒說起咧雲仙正色道不然奴雖是當娘子的出身在院子裏的時候只認得銀子不認得人可是倘若說到從良二字便和銀子吃穿這此事情都不相干了古人說的好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只要從良從的那人能夠對咱的勁便是嫁給小偷兒也都願意倒不在乎强盜比小偷子高一級轉那些勢利念頭的因爲嫁了小偷兒畢竟自由些也強似嫁給强盜們終年住在這荒山之上抬起頭來瞧見的不過是些橫眉豎目的嘍囉們和選入皇宮裏面做宮女連至親骨肉都不得見面絲毫沒有兩樣所以憑你王老爺做了皇帝奴才還一百個不甘心咧雲仙。

說到這裏。猛可裏便拿了那條手帕。掩在面上。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厲雄生平不多近女色。所以還不曾知道那一哭二罵三上吊是女人家的看家的本領。這會見雲仙。三不知的便哭了。頓時也就手足無措。事得其間。真個是連思索的工夫都沒有。早三脚并作兩步。走近雲仙身邊。用手去扳雲仙掩在面上的兩隻手掌兒。道邊扳着邊安慰他。道好嫂子有話咱們可以從長計議。別哭的淚人兒。一般連咱也連帶着傷心起來。你該知道咱在千軍萬馬之中取人首級。如探囊取物一般。天不怕地不怕。什麼都不在咱心上。却最怕女人哭。好嫂子。你越哭。咱胸中越沒主意。咧雲仙。心想你這家傢伙今天也和魚兒一般。會來上咱這鈎兒嗎。心下雖是這們想着。臉上却越發哭的淚如雨下。一時間那裏便肯給厲雄把掩在臉上的手掌扳掉呢。兩人這們一揉搓厲雄畢竟顧忌着女人家連皮膚。

都是吹彈得破身子何等嬌弱所以不敢使出蠻勁來一時兩條腿兀是站不住起來撲的一聲響亮便把屁股擠在雲仙坐的那凳子空隙處坐定想和他肩並肩的勸解起來可以方便些誰知却鑽了雲仙的圈套咧只見雲仙就他揉搓的形勢裏一歪身便連身體倒入厲雄懷中厲雄本來是用自己的手扳雲仙手掌的如今却形格勢禁只得換了一種架式雙手摟住雲仙的上半身扭股糖兒般扭在一處可是心下却未嘗不知道慚愧便忙着移轉眼光向門外望了一望幸喜滿山都是靜悄悄地決計沒人會來撞破自己好事才胆子大了起來正待再用言語央求雲仙不要哭時却聽見雲仙先開口說道王老爺他去大名嫖院的時候極力裝做斯文的模樣那個時候他的性格似乎是十分和善誰料一回到了山上動不動便開口罵人火氣升上來的時候更忙懷了甚麼叫做憐香

惜玉一言不合竟動手打起奴來。虧得是他沒有學武藝的。要是換了會拿棒的厲家叔叔。怕不是一拳一個窟窿嗎？奴便有一百條性命。此刻也已完了呢。不過王老爺他縱然不濟事。畢竟是個男人家。氣力比咱們三絳梳頭兩截穿衣要粗暴的多。你瞧瞧奴腰裏便是前天給他打的那痕迹。至今還不退青了。有手掌那們的一塊雲仙說時便騰出一隻手來。揭開衣襟露出腰間的白肉。教厲雄瞧。厲雄低着脖子瞧時不禁神魂飛越。原來青的痕迹倒不曾瞧見。却瞧見了雲仙似雪的白肌膚。宛同搗得水來的一般。禁不住便用手去摩撫。真的是不摩撫時猶可。一摩撫時雲仙身上好似有電氣一般。從厲雄指頭上霎時間傳便佈遍了四肢百骸。眼睛也紅了。舌頭也麻了。心也跳的利害了。不知怎樣安慰雲仙才好。雲仙原是婊子出身。甚麼都瞧見過。知道是時候了。便索性逼緊了一步。逗着。

厲雄道話得說回來。若是當初奴嫁了的厲家叔叔時便是住在這山上。一輩子奴也決計舌尖不會滾出半個不字來的。叵奈嫁着的又是個草包全不知道甚麼叫做溫柔體貼……這幾句話出於雲仙之口却比電氣還快。咧剎那間便向厲雄耳朵裏嗤的一聲鑽了進去。好似在厲雄慾火上澆了一杓生油般。只聽得他嘴裏斷斷續續地說道：好人……別哭……你不願意他……便嫁咱也使得……雲仙這時胸中雪亮。知道水到渠成已到十分光了。倏地放下手掌來。道要奴不哭也容易。只是奴臉上的淚痕却要你細細地替奴舔個一乾一淨。也算是你包做媒人。給你的一種薄罰。列位讀者這時候雲仙說的話厲雄簡直比綸首玉旨還要奉行准謹輕易如何敢違拗。更不遲疑。只見厲雄果然低下脖子去伸出了舌尖。在些雲仙臉上舔將起來。這一舔如響斯應立刻舔的雲仙破。

涕爲笑。一霎時笑的格格地道。不要你舔了舔的人怪癢的厲雄含含糊糊地答道。癢嗎？咱自有方法說罷也。就不管雲仙答應與否，便雙手把雲仙抱了起來。厲雄的兩臂何等有勁，也就不容雲仙掙扎。其時雲仙況且也不想掙扎，便容容易易價抱到素日王小二和雲仙好合的那張床上。列位讀者以下的情節，列位都是聰明人，也就不用著者辭費。這部湖南大俠傳又值快結束了這裏，權且用有事便長，無事便短，八個大字表過。再說王小二到山下去做買賣，一去三天，才得了利市回來，却徵倖了厲雄和雲仙，倆零眠整宿，整整的三天三夜，就沒有分離。過半步路，叵奈良宵嫌短，好夢易醒。王小二那個討厭人，偏生又回來，只得生生地把兩人拆散。厲雄見了王小二，不免敷衍了幾句，誰料跟着又有嘍囉來報說，打聽得另有一宗買賣，打從本山轄裏過，可見這回不但有保鏢的而且大

名府又派了人獲送着估量是卸任的那位大官府咧所以大名知府會這們興趣依厲雄的意思希望王小二告奮勇再下山去走一遭匡奈王小二聽說保護的在着自知不是敵手便端在一旁休想再敢作聲厲雄萬分無奈只得親自出馬點齊了嘍囉們浩浩蕩蕩殺下山來先從牲口們的腳印裏估量這宗買賣是大是小原來老於綠林的人牲口背上裝的是否黃白物只要一瞧牲口留在地下的蹄印便可以一明二白因爲旁的東西都不及黃白物那便們分量重厲雄一焦蹄印知道這宗買賣非同少可禁不住心花怒放當下便催動坐騎追上了那夥馬路的細細打量時只見十幾輛大車隱隱綽綽坐在車中的都是些女眷此外便是帶兒駢兒約模有三四十匹這些畜生背上駄的幾乎全是皮箱厲雄就口饅頭焉有不吃之理也就顧不得護送的兵丁如何驍勇了說時遲

那時快一棒一聲厲雄匹馬單槍帶領手下嘍兵便從樹林裏殺了出來截住那夥人的去路那夥人知道輕重帶的太多了在路上難免要遇見強盜所以早就有了準備見厲雄等一千人擋住去路頓時人就把陣勢排開分做前中後三路後路保護着大車裏的女眷中路保護着牲口上的箱籠前路才放馬過來和厲雄廝殺厲雄暗想自己往常出來買賣那些客商們大多數一聽見強盜兩字早嚇的屁滾尿流撲翻身跪在地上的只見喊大王饒命幾個胆大的便腳底抹油落荒而走就是有些客商雇了保鏢的那時不免麻煩可是武藝一道簡直一分行情一分貨不容易假借的自己一對鳳凰金翅鎗除了師傳以外更無敵手所以那些鏢師門沒交手時何等威風等一交了手便知道決非咱厲雄的對手只得拱手把金銀財帛奉獻的一法因此咱厲雄生平做買賣就沒有在陣上

失過一次風今兒瞧上去却碰着了勁敵啦。他們不聲不響地便會變化陣勢。怕那爲頭的不但會武藝而且還學過兵法。咧自己倒不可大意了。萬一金剛跌在小鬼手裏。豈不惹綠林中同道恥笑。厲雄這們一思量便迫不及待的要瞧這一夥人那爲頭發號令的究竟是何等樣人物。當下却見這夥人擺開陣勢爲頭的一個也是一匹坐騎。潑刺刺的加上一鞭。那匹馬便放開四個蹄子跑到了陣前來。和厲雄對敵。厲雄不打量時猶可一打量時不由失聲叫道：「來人莫不是大名獨臂都頭范立功嗎？」列位讀者厲雄眼力倒並沒錯。這坐騎上的人果然祇膚下一條膀胱正是那天在平安店門首和厲雄打過照面的范立功。范立功聽強盜頭兒認識自己忍不住抬頭打量誰知便是正月初二在大名城裏街坊上遇見過的自己。那時便疑心這傢伙不是善類。如今果然在做強盜可是不。

知道這人姓甚名誰。想到這裏便忍不住啓口動問道：「你認得俺范立功？」俺却認不得你是誰。俺范都頭刀下不斬無名之輩。你姓甚名誰？自己報上來吧。厲雄冷笑道：「你問咱的姓名嗎？」你且站穩了，不要說出來時累你一個倒栽葱跌的扒不起來。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更姓。姓厲名雄的便是范立功。聞言不由吃了一驚。暗想這人原來便是自己念念不忘的厲雄。今兒在這裏見面，真個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只不過自己這一邊今兒雖有一百多名兵丁，可是瞧厲雄那一邊帶的嘍囉，可也不少。久聞厲雄本領好，生了得。今兒自己能否勝他，還是不能預料。懊悔當初在平安店門口不曾把他擒下。如今縱虎歸山，再要想擒他，怕就費事了呢。范立功心裏雖是這們想着，面子上可不能示弱，只得舞動他一條獨臂，直取厲雄。道：「你這傢伙便是厲雄嗎？」好好你案如山積。老子正要拿你今兒。你自己道：「你這傢伙便是厲雄嗎？」好好你案如山積。老子正要拿你今兒。你自

己。來。送死。不要。走。吃俺。一刀。厲雄見范立功來勢兇猛。依照身法便該躲閃過了這一下。再行還手。可是他此刻藐視范立功只有一條胳膊。所以並不躲閃。舉起手中槍桿來。也不用槍尖。還刺。只輕輕地把槍桿一格。畢竟厲雄本錢足。這一格便格的范立功那柄刀震了回去。若不是范立功收的快。險些兒刀尖便刺着了自己的咽喉。范立功暗暗叫聲不好。忙不迭的把手中的兵器收了回來。又怕厲雄還手。只得趕快使了個泰山壓頂的架式。向厲雄頭上砍來。書中交代。厲雄是個五短身材。所以一般地騎在馬上。范立功却比厲雄高出一個腦袋。憑你本領再高明些。就在這一點上。究竟要吃些虧。范立功明欺他不能仰起脖子來招架。因此便從上而砍下去。想教他措手不及。果然厲雄不得不躲閃。只見他帶一帶繩繩。那馬便回過頭來。得得地溜了一個大圈子。厲雄豈是好惹的。那

馬溜將出去等回來時恰值面向着范立功的後背厲雄此時也就不容情跟手便是一槍向范立功腰眼裏刺來幸喜范立功預先料到有此一着所以已把馬頭帶轉舉刀相迎兩人三條膀八條馬腿一時間殺的難解難分厲雄生平就沒有遇見過敵手今兒范立功雖然祇賸了獨臂却左招右架絲毫不露慌張之態心下不由暗暗喝采想山東曾九爺傳授的果然名不虛傳看來今兒光憑一股蠻勁萬不能取勝只得用武顯揚師傅傳授的一下殺手鐗叫做樊將軍獨闖鴻門宴來生擒他咧原來武顯揚傳授的武藝全是硬工不是本錢小的人所能學得會的他傳授的槍法有一手叫做長傢伙短用只因槍這一件東西是十八般武藝中的主將易學難精工夫深的人一桿槍要分春夏秋冬四個時季子丑寅卯十二個時辰雨水清明二十四個節氣初學的人連記都記不清楚不

過槍也有長有短普通的連頭帶尾約莫有九尺長比較刀有三四尺長短的相差幾及一倍因此槍便被內行歸諸長傢伙一類中再說何謂長傢伙短用呢原來普通使槍總是右手把握在桿尾上的惟有這一下子槍法右手拿在桿尾上面二尺左手離槍纓一尺這們一來長傢伙便變成短傢伙了雙手把握定當使使那拋棱槍的架式直取敵人這下槍法越近身越好名目便叫做樊將軍獨闖鴻門宴真有一夫瞋目萬夫辟易之概厲雄人急生智便也長傢伙短用起來范立功瞧不出這一手叫甚麼名目眨一眨眼槍尖兒離自己前胸不到半尺了不由得猛吃一驚忙一閃身想躲過這槍誰知鞍轡上休想坐得穩說時遲那時快早摔下馬來欲知范立功性命如何且閱下文

小說
武俠
江湖秘傳

張恂子著

第三十二回 費猜疑心驚花蝴蝶 彰善惡血濺野鴛鴦

話說厲雄和范立功倆廝殺了一陣。厲雄見急切裏難以取勝，便使出武顯揚傳授的一手絕藝來叫做樊將軍獨闖鴻門宴。果然冷不防的便把范立功摔下馬背。厲雄手下的嘍兵們見主將得勝，好生快活，係發一聲呐喊，伸出十幾枝撓鈎來，把范立功捺住，接着解下繩索，將范立功四馬攢蹄綑了起來。范立功手下的兵丁見失了事，不禁也呐喊保護着大車裏的女眷們落荒而走，丟下牲口上的箱籠。造化了厲雄這一面的嘍囉，不費吹灰之力，便趕着許多牲口往自己陣中走去。厲雄見轍重都已入了手下孩子們的掌握，那大車裏的女眷們便是讓他們逃走也不相干。

便傳下令去教鳴金。回山當下却用扁担抗了。范立功在馬前開路。這裏厲雄鞭敲金鐙。人唱凱歌。緩緩地回山上而來。范立功一支獨臂也給繩索綑的動彈不得。只得咬緊牙關。任憑擺佈。約莫走了一里多路。范立功眉頭一縐。計上心來。暗想。不管他有效無効。且用言語打動厲雄。瞧瞧有無效果。要是徼天之倖。能夠把厲雄說的心裏活動了。自己不但不致送掉性命。而且還可以得一樁大大的功勞。如若打動厲雄的心時。那是閻王生死簿上註定咱范立功不得善終。不是人力所能挽回。只好聽天由命。罷咧。主意打定。便提起嗓子來。叫了一聲厲大哥。小弟有幾句不知進退的話。要說不知厲大哥可能容許。小弟所欲言。麼。厲雄在馬上聽范立功。忽地和自己稱兄道弟起來。不由得怔了。怔道你有甚麼話。但說暢無妨。范立功便嘆口氣道。厲大哥。咱和你一般。下了十年苦功。才得成就這。

一點子武藝的。他們念書人講一個十年。窗下咱們學武的吃的苦。怕比念書人還要加上幾十倍。常言道惺惺相惜。咱范立功本來已是成了殘廢。這半條老命便是送在你厲雄厲大哥手裏也不能算是冤枉。只可惜你厲大哥年紀還比咱少了十來歲。當初武顯揚教師就沒有傳過。第二個徒弟說句不怕大哥見怪的話。綠林中落草的英雄有幾個能得善終的。要是將來有甚麼三長兩短。你厲大哥就對不起自己學的那一身本領。更對不起地下的恩師武顯揚呢。范立功說末了幾句的時候。特意提高了嗓子。教厲雄聽了。禁不住有些毛骨竦然。況且聽范立功口口聲聲說自己師傅由不得便想起師傅當初教訓自己的言語來。師傅說學武藝的人第一要敦品勵行。念書人以文人無行爲大戒。那裏知道武人無行。更隨處可以毀人名節。奪人財產。喪人性命。師傅當初怎樣諱七囑咐。

自己的要是師傅。此刻在陰世裏。知道自己做了強盜。怕不是要痛心。到極點嗎。厲雄想時。便有些天良發現起來。可是嘴裏却還不肯讓人便假意裝做冷笑。道做强盜也要瞧各人的本領。他們那些沒本領的人。要做強盜。當然要砍腦袋。不是咱誇口。憑着咱兩條膀胱。任憑他萬馬千軍。也可以打的他們落花流水。咧功笑道。厲大哥。你此言錯了。這一晌官府。所以不曾來麻煩你。厲大哥只因一來是你做的案子。都在大名府境界省裏的大憲。還不曾知道厲大哥的名姓。二來是府大爺怕受申報。所以你做的案子。他一概不曾報將出去。要是真個給上頭知道了。只要調集本省的精兵勁旅來圍住你山頭。那時節怕不是僅憑兩條膀胱。所以對付得了的。咧。厲大哥你不信時。只要瞧古往今來。有幾個謀反能夠謀成。天下的謀反。尙且不能成事。做强盜又豈是長久之計嗎。一席話。

說的厲雄啞啞無言沉吟了好一會才道依你之見待怎樣咱怕的就是咱犯案各山官府不肯允許咱投誠咧范立功因爲腔脰給綑着不能拍胸脯給厲雄看祇挺着胸膛義形於色道這個但請放心憑俺在太爺跟前的小面子包管不教厲大哥吃虧厲大哥不信小弟可以賭個毒誓給厲大哥聽呢厲雄此時心下早給范立功說的活動了便側腦袋把眉毛兒接連縕了幾縕忍地又另外想着了一椿心事忙着帶住繮繩傳下令去教孩子們站住暫緩前進自己跳下馬背來親手替范立功解了繩索一把拖到路旁樹林裏和他卻祕密商量道范大哥承你的感情指點咱一條明路簡直感激到了一萬分可是話得分兩面說要是空手前往府裏去投誠時怕府太爺一時還不肯便相信咱莫若如此這般范大哥你公事上也可以有了個交代姓厲的也可以從此撥雲霧而見青天范大

哥。你看小弟這計較可用得范立功聽了大喜道既是厲大哥肯這們辦那是再好也沒有了不瞞厲大哥說適才大車裏的娘兒們原來便是卸任陝甘督憲的眷屬打從咱們大名經過府太爺才派了俺護送的厲大哥你闖的禍可不小那位督憲要是奏明了朝廷連府太爺都担着不是如今厲大哥既想出這計較來兩面都好交代咱們分頭行事吧事不宜遲要是卸任的那位督憲辦了公事這事情就難解決了小弟此刻急於要回去布置就此告別吧兩人商量停當便出了樹林厲雄吩咐手下的嘍兵們不但把范立功釋放而且還教把輜重都還了范立功那些嘍兵們一時不知道厲雄葫蘆裏賣甚麼藥可是頭領吩咐的那裏敢違拗范立功一些也不曾損失便趕着許多牲口謝過厲雄自去趕路這裏厲雄便吩咐嘍兵們說回到山上去大家只推說這樁買賣因為進趕不上給

他們逃出了咱家的境界。所以沒有做的成功。若是有誰走漏半點實在消息給王頭領知道了的。教這人摸摸自己脖子上看究竟長着幾顆腦袋。厲雄說時聲色俱厲。那些嘍兵們本來最怕厲雄。自然諾諾連聲回到山上。把王小二瞞的鼓裏相似。再說王小二因為做買賣做的成做不成是綠林的常事。所以也不會深究那裏。知道後來生出無數文章來。呢。光陰迅速。眨眼已是過了半個月。這一天厲雄正在和王小二夫婦倆說笑時。誰料一聲炮響。山脚下人喊馬嘶。嘍囉們來報。說不知從那裏來的幾千官兵。把咱們這山頭圍的鐵桶相似。那些官兵口口聲聲說教獻。出頭領來呢。王小二得報嚇的面如土色。厲雄却如無其事地笑道。水來土掩兵來。將擋。二哥怕什麼。說罷便披掛上馬。王小二欲想不去。却被厲雄拉了一把。道二哥請到陣前去瞧俺管教殺的官兵片甲不回。咧。王小

二。知。道。厲。雄。武。藝。高。強。這。話。決。計。不。是。誇。口。這。才。轉。愁。爲。喜。和。厲。雄。倆。帶。領。嘍。兵。下。山。來。迎。敵。不。一。會。到。了。山。下。便。和。官。兵。們。兩。下。各。自。排。開。陣。勢。厲。雄。留。心。打。量。敵。方。門。旗。之。下。那。主。將。時。千。不。是。萬。不。是。偏。偏。就。是。那。獨。臂。都。頭。范。立。功。只。見。范。立。功。橫。刀。躍。馬。戟。着。手。指。向。這。邊。罵。道。狗。强。盜。胆。敢。在。老。子。境。界。裏。打。家。劫。舍。强。搶。過。路。客。商。的。財。物。今。天。官。兵。來。到。還。不。下。馬。就。縛。厲。雄。大。怒。道。小。子。休。得。出。口。傷。人。可。知。道。咱。鳳。凰。金。翅。鎧。利。害。說。罷。便。回。頭。招。呼。王。小。二。道。二。哥。咱。們。哥。兒。倆。兩。個。戰。他。一。個。不。怕。不。把。那。廝。碎。屍。萬。殺。王。小。二。自。審。本。領。不。濟。欲。待。不。去。時。叵。奈。又。在。衆。目。睽。睽。之。下。被。自。己。手。下。的。嘍。兵。們。瞧。破。了。機。關。往。後。可。不。能。再。發。施。號。令。了。好。在。厲。雄。有。萬。夫。不。當。之。勇。只。要。他。一。個。人。就。可。以。抵。上。十。個。范。立。功。自。己。陪。着。他。出。陣。本。來。聾。子。的。耳。朵。不。過。是。裝。樣。的。何。必。耽。驚。受。怕。呢。想。到。這。

裏才放大了胆。拍馬出陣。厲雄在左。王小二在右。把范立功夾在中間。一聲吆喝。便動起手來。誰料范立功。陣裏飛也似。來了一名將。弁單單來招架。厲雄騰出范立功。獨自對付王小二。王小二心想。這可糟了。欲待逃回本陣。時。回奈范立功。再也不肯放鬆。一步王小二只得勉強舉起兵器來招架。可憐王小二。壓根兒就不知甚麼叫做武藝。連坐馬勢和門戶都擺不安穩的那裏。可以和能爭慣戰的范立功。抵敵呢。不消三五個回合。便被范立功一刀揮去。便削掉王小二邊腦袋。一個倒栽葱。便裁下馬來。却早已沒了性命。喂兵們正待出陣來。搶回王小二的屍身。時。誰想厲雄范立功和那個不知性命的將弁見王小二已死。便都不約而同地住了手。又聽得厲雄大喝一聲。道。孩子們休得走動。這位范都頭是大名府衙門裏捕役的領班。江湖上人稱獨臂都頭。和咱也是八拜之交。范都頭因爲

做。強。盜。的。都。沒。有。好。下。場。所。以。勸。咱。投。順。了。官。兵。共。享。富。貴。咱。爲。你。們。衆。
嘍。兵。着。想。也。是。去。邪。歸。正。的。好。大。家。都。好。從。正。路。上。掙。個。出。身。各。自。成。家。
立。業。也。強。似。在。綠。林。就。下。血。海。的。干。係。叵。奈。王。頭。領。他。執。迷。不。悟。堅。執。不。
肯。投。誠。今。兒。王。頭。領。已。是。死。了。非。命。趁。范。都。頭。也。在。陣。前。的。時。候。聲。明。一。
句。往。後。決。計。洗。手。不。幹。了。咱。們。該。立。刻。散。夥。誰。敢。阻。撓。的。王。頭。領。腦。袋。劈。
成。兩。片。只。是。一。個。榜。樣。厲。雄。說。時。圓。睜。兩。眼。倒。豎。雙。眉。衆。多。嘍。囉。們。才。從。
恍。然。裏。鑽。出。大。悟。來。知。道。今。天。這。一。局。戲。帶。累。王。頭。領。送。掉。一。條。性。命。是。
厲。頭。領。和。姓。范。的。做。就。的。圈。套。咧。有。幾。個。便。是。前。一。趟。跟。着。厲。雄。同。去。做。
買。賣。當。場。見。厲。雄。把。范。立。功。擒。下。重。又。放。掉。的。心。中。更。是。雪。亮。暗。想。怪。不。
道。兩。人。在。樹。林。裏。鬼。鬼。祟。祟。原。來。商。量。出。這。們。一。條。毒。計。來。那。姓。范。的。原。
怪。不。他。常。言。道。做。此。官。行。此。禮。他。似。乎。手。段。狠。了。呢。他。和。王。頭。領。的。那。婆。

娘。不。尷。不。尬。估。量。咱。們。不。知。道。嗎。姦。佔。了。人。家。的。妻。子。還。要。人。家。的。命。大。老。爺。也。不。容。他。咧。嘍。囉。們。心。下。縱。然。不。服。可。是。都。懼。怕。厲。雄。的。武。藝。所。以。敢。怒。而。不。敢。言。當。下。便。都。默。然。無。語。厲。雄。見。大。衆。不。說。話。便。又。大。喝。一。聲。道。呔。你。們。都。是。啞。吧。不。成。究。竟。怎。樣。誰。不。願。散。夥。的。誰。便。伸。出。脖。子。來。吃。咱。一。傢。伙。好。讓。他。跟。了。王。頭。領。一。同。到。陰。曹。地。府。聚。義。去。衆。嘍。囉。畢。竟。自。己。性。命。要。緊。便。異。口。同。聲。道。咱。倆。都。聽。厲。頭。領。的。吩。咐。厲。頭。領。說。要。散。夥。咱。們。誰。敢。不。依。列。位。讀。者。王。小。二。一。生。便。這。們。草。草。結。局。那。大。名。府。申。詳。上。去。說。這。一。夥。盜。匪。業。已。剿。滅。盜。魁。王。小。二。又。名。王。增。善。經。當。場。格。斃。又。怕。上。憲。不。相。信。便。晦。氣。了。王。小。二。把。他。連。在。脖。子。上。的。半。邊。腦。袋。一。發。切。了。下。來。裝。在。一。個。木。匣。裏。面。送。到。省。裏。去。作。爲。憑。據。公。事。上。只。不。提。起。厲。雄。兩。字。上。憲。本。來。就。不。知。道。這。一。個。强。盜。的。頭。領。姓。王。還。是。姓。厲。便。來。了。

個傳諭嘉獎的札子那卸任的陝甘總督。因爲財物並沒損失祇那位太太受了一些驚恐。可是財物不損失便心滿意足的了也就懶得再來尋根究底繳倖了一個厲雄把山上的金銀財帛收拾收拾除分掉散一小分給嘍囉們做了謀生的本錢以外便都是他一人所有的了當下便和雲仙倆索性做起明分正氣的夫妻來更並范立功又幫他的忙求大名府在公事上做了些手脚便把一名劇盜輕輕開脫厲雄有了錢又有錢個豔妻從此便搬向大名城裏成家立業列位讀者若是厲雄這們優游終身呢豈非太沒天理誰想厲雄雖然倖逃國法却逃不了幫規偏有人到哥弟會裏去把這些情節報告了一遍那時節正龍頭坐山虎劉老么因爲愛惜劉雄的本領所以想含糊了事或者打了一頓板子薄罰示儆的不料有許多綠林中的哥弟們却嘩然不服說姓厲的他要洗手不幹。

誰敢攔阻他。可是不能夠賣友求榮。推本窮源。都是爲了姦佔了自己。哥弟的妻子。戀姦情熱而起這種混賬東西。要是劉大哥包庇他時。不但幫規形同虛設。便是綠林中朋友替王小二着想。也覺得兔死狐悲。物喪其類。傳說開去。咱們堂裏不知道整飭幫規。給關外江南的幫友知道了。連你劉大哥都得耽着。不是劉老么無奈才派人去提厲雄。吩咐他吃價些。不要露出怯相來。等開山的那一天。當着衆多兄弟和神靈面前。自己分辯。要是衆多兄弟們說死罪可免活罪難饒時。恭喜你便有命了。厲雄想不到幫裏的兄弟們竟和自己過不去。起來只得哭着來。和雲仙分別。隨劉老么派來的人聽候審判去。依雲仙的意思。厲雄既有萬夫不當之勇。何不放出手段來。把那兩個來提人的兄弟每人賞他一拳打的不得動彈。咱家夫妻倆便好遠走高飛。只要逃出了直隸省地界。便不是劉老么。

的轄境了。厲雄哭喪着臉搖頭道：「你是女人家，關於幫中的事情，可以說是完全外行。咱們直隸省有個哥老會，鄂豫陝等省便有白蓮會、粵桂等省又有三合會。湖南有哥老會，關外有忠義會。大家都是通氣的，任憑你逃到那裏去，只要這一幫知會了那一幫，便似布下了天羅地網般。你本想插翅飛上天去，倒不是吃價些挺身而出或者同山的哥弟們可以保全咱一條性命。萬一哥弟們竟不肯相諒，咱有個三長兩短時，那麼你腹中一塊肉，不論是男是女，你總得好好的替咱撫養着，替咱傳宗接代。說罷不由得和雲仙倆抱頭大哭起來。後來厲雄在開山的那一晚受會中審判得了個梟首的罪名，總算和王小二一命抵了一命，又因王小二譖名，喚做王增善，雲仙母家姓馮，所以開山的那天刑堂西閣大爺口口聲聲說王增善和王馮氏便是王小二和雲仙，咧這些情節，我上墮書中都

